

楚

辭

聽

直

聰直合論序

是書之成、蓋閱稔十有七矣、繇辛巳、假事于箋品、迄丁酉、已事于合論、胥天也、有厄、余身以啓、是書之天、有奪、余世以滯、是書之天、有旣厄、旣奪、仍似亨、吾身似存、吾世以曲、全是書之天、凡三變焉、厄亦有二、使余不厄于鈞、黨下西曹、則日夕稱侍、從如昔、人所云堯典舜典字、清廟明堂詩、塗抹更改、異所施之、豈暇以行吟、稱劇心、使余不再厄于舊逋、寓淮上、則天問之未註者、付諸闕

義准上諸及門無繇請補請梓矣故曰以厄爲啓也嗟乎天謂一厄之不足以啓乃至再厄也其爲是書計誠厚爲余一身計不太恕乎一身之困苦有盡千秋之擔荷無窮彌恕視之實重付之啓旣承天付何敢違天當癸未初議梓時卽欲作合論以殿其後經拈二招而余自慮其滯遂不復待合論之成亟付諸梓旣梓矣其中每篇之總品亦有未補者諸生慮夫待補始印之滯亟刷百餘部以充帳秘計至甲申可大流行闢變遽聞携

板歸聞人欲速而天偏欲遲因奪致滯如此吾不知天之滯之與啓之之意何以相反徒有喟然曰其說原之上官子蘭餘魂尚在妒我闡揚播弄於上帝之側務廢是書哉既絕肅心甘孔僂而以諸中堂揭薦不得堅避小草因是板之未畢復携至白下嗣後家中著述藏於岩間者盡爲山氛殘燬使是書蚤完不復携出必在殘燬之列然後知天之滯之正所以留之與啓之之意未嘗相反也毋乃正則之魂得請於上帝作此珍護乎自

此以後遜荒無聊。愈欲拈合論以了前因。隨作隨輟。以不忍就。致不能就。丁酉仲春。抱疴瀕危。幸而重蘇。乃又喟然曰。天以滯吾書爲留吾書。合論未畢。安得不留吾身。若又因循負身。負天忠魂。不依然皺眉譏魂。不依然鼓掌哉。畢吾合論。以全乎其爲騷學。使來許讀之。曰。此某世某人之天之書也。非亨似亨。非存似存。何容不汲汲哉。啓滯之天顯。幽全之天隱。而意則一。於是繇夏迄秋。成十九。能以舊拈二招終焉。使可繼全騷以並行。箋

品所未殫者得合論而益詳也。亦可去全騷而單行大意。既得貫串交通。讀合論不待讀箋。品併不待讀騷矣。賈生弔屈所以自弔。年來流離瑣尾。節食典衣出門。惘惘無澤畔可吟。無宋玉之徒可侶。無詹尹漁父可問。其爲憔悴約結。視屈百倍。它世或悼我餘生。或憫我半落。當自有聽吾之直者。此書具在。筆墨之光猶堪噴薄也。

懋齋黃文煥自識

楚辭聽直

黃文煥維章著

聽直合論

莫不讀騷者而卒未嘗有一人讀騷也。使誠有一人讀騷，則騷心之從容，騷辭之婉厚，攷諸歲月，不欲死而不容不死者，決宜了然。胡至繇昔迄今，沉寃不白哉。然則舉二千餘年之人，槩斥之曰未嘗讀騷，代靈均舒恨，非過也。惜誦之篇，號天號神，而終歸之使咎繇聽直，惟天

不能吐言神不能見聲故不得不望之咎繇之人前世
邈矣當世已矣所望者後世之爲咎繇者耳班孟堅聽
之以爲露才揚已忿懣沉江誼乖明哲不得直也楊
子雲聽之以爲揚纍蛾眉棄珍由聃不得直也甚哉
二子之未嘗讀騷也抑子雲尤甚孟堅尙稱騷爲詞賦
宗子雲則曰遇以浮併其辭而詆之夫有惻怛忠君之
言可以浮相加者乎投閣與投江志行相反言語相違
自無足怪孟堅亦依附竇氏身誇明哲固其宜哉王叔

師以同里之人身任聽直尊騷最至顧所以應死之
非懟沉非棄珍毫未發明直而猶之未直也劉勰取叔
師已聽之直再欲有進焉旣云四事合於經術又曰從
居彭咸狷狹之志仍與珍棄懟沉同旨反減叔師之所
直矣之數子者固靈均地下之魂所未敢遽望其能聽
者也以靈均之學淵且弘依前聖志三五數子未足以
知之也至朱晦菴之註騷意必超出其上乃亦以爲辭
旨流於怨懟志行過於中庸嗚呼屈子所望於後世者

於是乎絕矣。生前被讒於小人，死後復不見諒於衆君。
子何原之重不幸也。吾亟爲原雪冤，則莫若揚已揚眉。
之說爲最當，破亦最易。破小人所誣原曰：自伐其功，以
爲非我，莫能爲託是言以相加耳。無原自伐之實據也。
今孟堅子雲合稱揚已揚眉，是真自伐矣。問所揚之確
據安在？將從原之騷辭而定之耶？未讒之先，何曾有騷
迫受讒而不得不抒言自明尚云揚乎？必欲以無據之
自伐反證成爲有據乎？彼讒人者，旣以空言得行於當

羊乃益以實證倍行於後世何謔人之重幸也屈原有
淚地下無獲拭之晨謔夫有口地下增益張之舌矣人
人讀騷人人助謔云如之何故曰最當破也誠知夫未
謔無騷何揚之與有故又曰最易破若夫從漢人以及
宋儒均謂原不宜死則竟爲牢不可破之說矣原以言
自明而衆以其言爲罪此所可忍受者也至以死自明
而衆又以其死爲罪毋乃再死有餘辜乎謔人於原但
讒之而已未卽逼其死卽欲其死矣未必旣死以後尙

加以再死之罪也。然則騷之受罪於讀騷，倍於受讒矣。其爲不幸無窮期矣。折獄之道存乎片言，余是以首列聽忠，挾其決宜一死以破夫再死之母容受焉。繼之聽學，學者忠之本，宜先於聽忠。顧反居次，以屈子之忠不可不早白。屈子之學可以不求知也。聽忠者，示世之共辭。聽學者，尊屈之專辭也。專辭者，吾所欲祀之孔廡者也。三則聽年年明而忠明矣。何年宜未死，何年宜就死，懟耶否耶，棄且乖耶否耶，過於中庸耶否耶，徒以忠之

必死明之忠尚未明更以忠之不肯遽死明之其爲非
過非對非乖非棄始明也何也原若死於懷王信讒之
後則爲干進爲怨君爲非中正種種可詆乃死在懷旣
死秦項不復仇九年以後無可詆也四則聽次核次卽
藉以核年年所難考尙於次乎畧考之四聽具而原之
志行直矣其篇其句則人人讀騷之所易聽而亦鬱不
得直用複之難讀故也能直其複豈反不直於不複故
以聽複爲要而詳於複考以及複玉複路又詳於複女

焉○言○女○之○多○複○此○後○世○所○易○譏○其○荒○褻○使○知○原○所○寓○意○
在○斥○鄭○袖○與○迎○婚○而○發○則○抱○憤○萬○狀○方○恨○所○複○之○未○多○
荒○褻○云○乎○哉○複○女○之○宜○聽○倍○於○他○複○故○以○終○也○諸○聽○之○
關○係○大○聽○體○之○關○係○小○然○不○可○不○聽○也○附○於○九○聽○之○後○
十○而○猶○之○九○也○凡○此○十○者○皆○總○聽○也○從○各○篇○分○聽○并○及○
二○招○而○原○之○全○部○字○字○直○矣○今○招○繇○漢○以○來○諸○君○子○之○
讀○騷○究○騷○者○聚○魂○於○一○室○其○可○以○共○無○間○然○矣○人○人○所○
未○能○直○而○謂○字○字○咸○直○於○余○毋○乃○僭○以○咎○繇○自○任○乎○曰○

否原所自言者國原之自爲聽自爲咎繇也從其自爲
聽自爲咎繇者一一申明之毋以吹毛失其本音直固
易易也且有太史公在太史公之聽其辭則曰婉美風
雅聽其志則曰爭光日月盡之矣翻太史公之案而務
半譽半詆之胥助讒人者也吾不敢助讒人何得不專
助太史公

聽忠

千古忠臣當推屈子爲第一蓋凡死直諫者君死之死

封疆者敵死之均非自死至國破君亡而一瞑以殉社稷屬之自死矣然皆出於一時烈氣勢必不容偷生未有如屈子之於故君既逝新主復立曠然十年外竟終投水者忠不首屈又將誰首哉乃千古共詆之亦惟屈爲第一自漢代以及有宋人人尊其辭卽人人詆其忠以爲忿懣以爲狷狹以爲忠而過夫臣之於忠只有不及耳安得過哉原於懷王之時作離騷卽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將從彭咸之所居矢志於投水以死久矣顧未

嘗死也。懷王爲秦所圍，宜死。未嘗死也。懷王喪歸，宜死。又未嘗死也。原固知後世之人必將詆之爲忿懣，故以未遽死，屢次自明。其於首篇曰：屈心而抑志，曰和調度，以自娛於遠遊，曰長嚮風而舒情，曰內欣欣而自美，聊媮娛以淫樂，曰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於天問則悼比干，痛梅伯，嘆申生，於九歌則兩曰聊逍遙兮，容與於惜，誦曰橋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於思美人曰：吾且儵徊以娛憂，於抽思曰：尙不知余之從容。

曰聊以娛心、曰聊以自救、於悲回風曰寤從容以周流、
聊逍遙以自恃、曰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於哀
郢曰聊以舒吾之憂心、於惜往日曰卒沒身而絕名兮、
惜離君之不昭、於懷沙曰撫情効志、冤屈自抑、曰重華
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曰懲違改愆兮、抑心而自強、
此尙有一語屬忿懣之可弇乎原固、知後之人必將詆
之爲狷狹、故又亟自明、以遵堯舜之大路、斥小人之窘
步於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於思美人曰廣遠前盡於

橘頌曰。廓其無求。於悲回風曰。統世以自貶。曰。沙。悲之所及。於懷沙曰。定心廣志。有一語屬獨狹之可詆乎。原知後之人。必將詆之爲忠。而過故。又屢自明曰。耿吾既得此中正。曰。依前聖以節中。曰。令五帝以折中。曰。指蒼天以爲正。曰。求正氣之所繇。中矣。正矣。何過之有。夫以原之自明如此。卒受世之共詆如彼。世固謂原之可以不死。而未知原之必不可不死也。原不死。卽不忠。別無可以不死之途。容其中立也。懷王雖信讒。疏原而出。

使於齊尚在任使之列原不宜死追懷客死於秦原自
謂身負不忠之罪故屢言不欲死不卽死而究歸必死
焉其罪安在當懷入秦時原諫勿行子蘭勸行旣已明
知虎狼之國將貽君王之不返乃不碎首墮前堅以死
諫姑一諫而止是懷之死不獨子蘭死之實原死之也
原真身負死罪矣欲不以一死謝君可乎哉此其痛心
疾首自咎自知非他人所敢以咎原者也然則何以不
死於懷死之日何以不死於喪歸之日而待被放九年

以後乎曰原冀頃襄之報仇也東君之舉長弓兮
狼操余弧兮反淪降其隱言之者也國殤之車錯兵接
列陣躡行其明言之者也既敗棄野之後而猶思帶我
長劍奪彼秦弓此其矢報仇尤明矣夫人兮自有美子
蓀何以兮愁苦則更明言頃襄之不報仇不可以爲子
也年復一年仇雖未報猶姑待之猶姑望之迨至七年
頃襄迎婦於秦復與秦平竟忘父仇矣永無報仇之日
矣原安得不以夙所矢死聊且遲死者決於九年後之

一死哉。知此而原之死。必無可寬。原之忠復何可詆也。
嗟乎。史學明而騷冤雪矣。

聽學

子夏於事君致身。雖曰未學。吾必謂學。未聞所學至深。
而千古莫以學歸者。楚當春秋時。爲中國所擯。不知學。
問之源流。何所自來。徵諸能讀九丘八索。則楚人之藏。
書固。有他邦所無者矣。季札觀樂。歷代諸國之聲。咸高。
下了。然苟非平日熟知。何繇聞聲遽判此。其學豈列國。

之君臣能一及之乎。屈子之忠，余旣發明其得中正之道，決宜一死，非過非激。至於學之所存，直當從祀孔廡。蘇漢以來，未之挾也。講學如朱子，乃亦排之曰：「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嗟乎！原所著俱在，所援引古昔俱在，有何非道？有何應羞不得於君蔽障於讒變風變雅之體，淒愴宜爾，有何墜於末流，舍援古矢忠以外，又有何別屬醇儒別屬莊士耶？朱子於屈未嘗不

推隆其氣節而獨深排其學何也。每見宋儒以道學二字爲宋代直接孔孟特登之私壇。凡於孔孟後不許一人謂堪知學故於原必靳之耳。余何敢駁朱尊屈然書不可掩。管子晏子諸書雜伯之言。誰如原醇者。荀卿爲後代所獎。疵與醇雜。性惡之謬尤甚。老子莊子咸輕視仁義。詆毀帝王。醇又孰如原。請一一爲明其學。以洗其冤。全部可詳論也。周公之道思兼三王。孔子之學只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於詩則兼綜商周。書則斷自堯

易之十三卦則遠引黃帝以來蓋周孔之道學盡於此矣。屈子於首篇引三后之純粹實首邇三皇卽繼以堯舜之耿介務宗二帝曰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又曰湯禹儼而能合其於三代之英庶幾有志矣。遠遊則高陽邈以遠軒轅不可攀援指炎帝而直馳從顓頊乎增冰詳言夫二帝三代以前者蓋業云遠遊必倍遠邇也。天問專詳於二帝三代之際以堯爲始疊言任鯀任禹與夏殷周夏之盛衰殷之盛衰周之盛衰各

各分段剖列。又以舜閔在家。堯不姚告。穿插於殷代夏
之後。重言殷之先。爲再詳於二帝。九章望三五。以爲像
遠引并包。復曰彼堯舜之抗行。曰湯禹久遠。孔子之祖
述憲章。周公之思兼三王。有不常在。其心中口乎。曰
及前王之踵武。曰固前聖之所厚。曰依前聖以節中。非
原自負所學而明言之乎。其尤所諄諄則專在舜。曰就
重華而陳詞。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曰重華不可遇。
蓋以誅凶。聖讒惟舜。倍堯故以抱痛爲醉心焉。至於帝

定令人憾太史公之疎意者當時亦未易知耶就駢之中補史之闕大略可攷者離騷作於懷王時其餘俱作於頃襄時此王叔師所已核之年也余以遠遊雖作於頃襄當屬懷王在秦尚未死時原雖不爲頃襄所用尙未迫遷時故其語但云仙遊無大悲恨至天間則屬懷王初死結句明言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而忠名爾彰罪已之知王不返未以死諫也懷王已死而頃襄無復仇之志故九歌致歎於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

以兮愁苦。以此知作九歌之年。自在天問之後。卜居則
既放之三年。應在九歌之後。原已自紀其年矣。漁父之
決志於死。無居堪卜。年在卜居之後。九章詳言被放。或
作於初放之一二年。固有在卜居前。言繼之久放。以迄
投水自應。在諸篇之後。此余所新核之年也。至於懷王
信任屈子。用爲左徒。不知在懷王何年。又不知信任凡
幾年。杳無可考。其被放也。洪興祖以爲懷王於十六年
放之。十八年復召用。是頃襄王時。爲再被放也。王逸於

哀郢之仲春東遷註以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東徙與祖之說蓋本於逸以史記考之則諸家之謂懷爲放者均誤史記但云王怒而疏原疏則僅減信任之專非放也固未嘗不在位也史記又云屈原既訕訕而不復在左徙之位耳觀其又云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則王不任以左徙仍任以出使非放逐無位明甚左徙典司政本自屬王之親之出使而任外事自屬王之疏之也若以疏爲放以出使之疏爲召用均非也任左徙

既不知何年而謂放在十六年未有確徵也懷王十八年既釋儀而原諫其宜誅懷王三十年將入楚而原復諫其毋入則無日不在朝明矣前此之均未放益明矣若以懷王爲放則卜居云既放三年九章云放九年而不復與洪興祖之云十六年放十八年卽召用者不合王逸及諸家俱以哀郢屬懷王之放則九章彙言放未言用與十八年之使於齊而返諫三十年之諫勿入楚兩在朝班又不合駁其所不合者而以史記爲憑則所

三頃襄王怒而遷之與哀郢傳東遷恰相符焉遷之
江南者固襄之信再讒爲之也當懷時原未嘗東遷也
說則再放非再也讀離騷之言曰國無人莫我知兮何
必懷夫故都足以知其未放惟未遷於故都外故欲辭
故都而去也若遷則以望故都而不見爲慨矣忍去何
必懷哉屈原傳於子蘭爲令尹之下復曰屈平旣嫉之
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太史公明言頃
襄之後始放其不忘欲反者以懷王之在秦欲懷王之

得反非原之自欲爲仕計而求反也。計原之被放非頃
襄初年則卽次年而其投水而死後世不知何年或以
爲卽在頃襄二三年間以騷攷之放九年而不復則頃
襄九年之時原尙未死又越孟夏懷沙自沉固屬之十
年矣所繇遲遲其死者當懷被誘天下咸不直秦懷死
喪歸在頃襄之三年原實留此餘生以觀頃襄之復仇
直至七年楚謀與秦平迎婦於秦此後好會日密懷仇
無望是以不得不死於十年也。合騷於史記以辨諸家

言放兼懷之誤以辨從昔疑其早卒之誤試與後之讀騷者共證之

聽次

楚辭篇什首離騷經次九歌三天問四九章五遠遊六卜居七漁父王叔師朱晦菴本均同余爲更定次遠遊六於離騷之後三仍天問四則九歌卜居居五漁父居六九章終焉晦菴之次第因乎叔師叔師謂原於懷王時作離騷於頃襄王時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

懷襄之互分、固信然矣。若九歌六篇之次第、此叔師所未深考。卽或叔師以前、劉向諸人定之、均未深考也。何也。他篇尚易混淆、移後爲先、移先爲後、可以任之。至九章則決不宜在遠遊卜居漁父之上、以可考者確而易知也。余所槩爲更定、一曰意緒之相關、一曰歲月之堪據。離騷作於懷王、遠遊作於頃襄、年固互隔、然意緒則同。以遠遊卽離騷、忽反顧以遊目、今將往觀乎四荒、何離心之可同分。吾將遠逝以自疏、四句之肯暢言之耳。

其中句法語語相似首稱悲時俗之迫厄遭沉濁而汚
穢卽騷之世溷濁而不分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
而上征卽騷之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也命
天闔其開闔兮排閭闔而望予卽騷之吾令帝閭開關
兮倚閭闔而望予也召豐隆使先導風伯爲余先驅卽
騷之前望舒使先驅吾令豐隆乘雲也朝發軔於太儀
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卽騷之朝發軔於蒼梧兮余至于
玄圃朝發軔乎天津兮至于西極也屯余車之萬乘兮

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卽騷之也、余車其千乘、齊玉馱而並馳、駕八龍、載雲旗也、撰余轡而正策、卽騷之總、余轡於扶桑也、召玄武而奔屬、卽騷之後、飛廉使奔屬也、涉青雲以泛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卽騷之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與周流夫天、余乃下也、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卽騷之上下其求索也、意同文同、應自相連、遠遊之決、宜繼離騷、明矣、晁補之本亦於離騷後、卽係遠遊、則王朱所同、固見

所排如謂遠游真欲制煉魂魄後天而終豈其肯哉天
問之仍居三以不待易也離騷遠遊俱言吾令帝開開
闢此其欲登天而問乎騷之言周流乎天余乃下殆登
而才問乎遠遊之載魄登霞問太微集重陽入帝宮造
何姑觀清都所登之處爲最詳徐而睨鄉抑志終之視
無見聽無聞未嘗以言問也不登無繇問擬登又未及
問胸中萬感究竟何能默默故繼之以不得不問也遠
遊欲快意於升天天問則兀坐而憾天也九歌之宜居

四○以○問○天○之○後○徧○祈○慰○望○於○諸○神○也○天○無○言○而○與○人○遠○
者○也○縱○詳○於○問○天○而○天○不○能○以○言○示○人○誰○相○答○者○神○則○
可○有○言○而○與○人○近○者○也○徧○祈○焉○而○泣○我○之○神○或○有○以○語○
我○乎○又○安○得○不○望○又○安○得○不○以○望○之○此○而○未○相○慰○者○移○
以○望○彼○乎○歌○之○命○名○爲○九○而○數○則○十○一○國○殤○禮○魂○不○在○
神○列○亟○繼○山○鬼○者○此○原○之○所○以○自○悼○也○吾○爲○人○而○神○不○
吾○憫○吾○將○爲○鬼○而○神○亦○不○吾○憐○乎○旣○已○爲○鬼○亦○無○俟○神○
之○憐○之○矣○且○吾○自○可○得○雄○自○可○無○絕○則○爲○鬼○固○卽○同○於○

爲神矣。此其宜次於天問之意緒也。再以騷之自言
之。而意緒尤有昭然者。騷於周流乎天。余乃下之後。復
拈氛占而曰。百神翳其備降。非繇天而祈神之確證耶。
或曰。意緒相關。數篇固然。乃改九章於卜居漁父之後。
合王朱及他諸家洪晁之本。俱不足憑。而專以臆斷。毋
乃謬歟。曰。歲月之易考在也。無歲月之先後。則不可移。
舊本無屈子自言之歲月。則亦不敢移舊本卜居漁父。
皆明言被放而卜居。但曰旣放三年。九章之哀郢。則曰。

於九年而不復誰先誰後依原自言豈待臆斷太史公雖未詳定諸篇之次第而傳中於引漁父後乃云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則三篇次第太史公固已定之何不依太史公顧欲依他本哉且他本之槩終於卜居漁父也大約以是二篇文體稍變似屬騷之餘意故以終焉非確考於歲月間而終之也然則前人所已定者皆紊其舊余所更定者適還其舊耳

聽復

楚辭之難讀在複。以不得其解則視複生迷。因之生厭也。然其運法之謹嚴。用意之奇變。乃專在複中。或以複翻前。或以複應前。首騷三千餘字。篇最長。故複最多。複言路。複言芳。複言玉。複言女。深意疊出焉。繇地而仰天。複以繇天而下地。靈氛之吉占。複以巫咸之再占。意亦各殊。非複則長者散矣。無以爲相翻之法。無以爲相應之法矣。字句複而意能變。所以爲奇。若字句變而意始變。何奇之有。遠遊之複。稍減於首騷。以其篇之長亦減。

於首騷也。雖減而複亦不少。屢言氣則曰求正氣曰飡六氣曰氣入曰壹氣者其複中之奧理也。屢言所遊則地下之遊界天上之遊界各分東西南北。其方位也。天問純言事實可以篇雖長而不複。乃於天地及堯禹殷周所順言者又顛倒複言之。於以見其工。以供味永。九歌短甚複無可施。而以後歌翻前歌淺深互進。寓其非複似複之意與焉。卜居疊複將寧乎字以虛字爲複者也。漁父曰皆曰安能亦以虛字複對九

章則每篇之中又各自有其複矣。篇不如騷經之長。江
不如騷經之多。而其複中之妙。或顯或藏。所當詳晰。惜
辭以呼君。但衆爲複。言君者十一。言衆者六。思美人以
變易爲複。以情志心度爲複。曰變節。曰易初。曰何變易
之可爲。曰南人之變態。曰舒中情。曰情與質。曰志沉菀。
曰吾將蕩志。曰馮心未化。曰竊快在中心。曰前轍之
不遂兮。未改此度。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或應或翻。兩
備之。抽思以詞言爲複。曰結微情以陳詞。曰茲歷情以

陳詞曰初吾所陳之耿著曰傲朕辭而不聽曰昔君與
我成言曰與余言而不信曰斯言誰告涉江以知顧爲
複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曰吾方高
馳而不顧曰乘鄂渚而反顧橘頌之複不遷也複難徙
也壹志而複以初志也是數篇者皆複之顯而易見者
也懷沙旣以質正文質抱質相複又曰羗不知余之所
藏衆不知余之異采曰莫知余之所有曰孰能知余之
從容曰世溷濁莫吾知曰窮不知所示曰豈知其何故

就死愈迫。冀知愈艱。已且自迷。不獨衆人。以此互敲。複亦顯而易見。哀郢惜往日。悲回風之複。則半用藏複在意。不止在字。複之屬哀郢者。最少。僅忠湛湛而願盡衆蹠蹠。而日進二語。其以地藏複。又未嘗不多。龍門者。郢之東門。首曰東遷。曰出國門。繇龍門而出矣。至於西浮。不見龍門。西與東隔。西浮之後。運舟下浮。逍遙來東。又東與西隔。從東複西。曰西思。從南渡複東。又曰孰兩東門之可。燕郢都。郢路夏首。夏浦夏之爲丘。江與夏之不

可涉紛複焉。複之屬惜往日者，藏意在昭幽二字。曰受命詔以昭時，曰惜壅君之不昭，曰昭下曰明法度，曰不清激其然否，曰舒情而抽信，曰願陳情而自行，曰情寃見之日明，均昭字之義也。曰身幽隱而備之，曰使芳艸爲藪幽，曰獨鄣壅而蔽隱，曰蔽癰均幽字之義也。悲回風較八篇爲最長，故複最多，藏複亦最奧。曰惟佳人之永都，曰惟佳人之獨懷，曰昭彭咸之所聞，曰託彭咸之所居，句旣顯然對證。曰志介，曰遠志，曰眇志，曰案志，曰

刻著志曰造思曰隱伏而思慮曰思不眠曰紕思心曰
憐思心曰孰能思而不隱字亦顯然各應而意之所藏
不易輕見一曰愁之聚者欲其散而祛之一曰愁之散
者欲其聚而銷之觀其稱冤結幾羈縲轉結蹇產不
去無適非愁沉之交聚乎觀其稱眇眇芒芒漫漫無經
無紀馳委蛇也漂翻翻也遙遙濇濇也非愁緒之四散
乎散欲其聚而銷故曰紕縲編膺撫佩案志依穴自息
洋洋務軋焉聚又欲其散而祛故曰隨飄所仍據冥以

摠翼左右。汜前後張弛各伴焉。兩意疊發。層層環繞。統復處處分明。在諸複法中。此爲更奇矣。分論全部。每篇用複之大略已盡於斯。其餘篇中之複字複意。余所品箋。又有詳焉。後人擬騷。竟無知其用複之妙。學其用複之法者。法不妙。則意不奧。復何以稱騷。宋玉身爲弟子。尙未窺此秘。矧屬其他。卽以九辨稽之。非不屢言秋。乃語複意亦複焉。烏用複爲。故必知似複非複。乃可與讀騷。可與學騷。至於每篇以外。再合論全部。以尋其所專。

複之四字。似複非複之四意。曰芳。曰玉。曰路。曰女。則尤讀騷學騷者。必所當窺也。

聽芳

屈子以舉芳比古后。其所立意。則求芳不一地。與用芳不一法。蓋之矣。首篇援芳最盛。他篇亦多通見。然字句屬同。意義疊異。就一篇味之一篇之異同。宜析也。就諸篇味之。諸篇之異同。亦宜析也。首篇初言扈初。亟云朝。舉此之木蘭。夕檻州之宿莽。爲芳之遠求。次言雜申椒。

與菌桂。豈惟紉夫蕙。蒞爲求之。再增。三言旣滋。蘭之九
畹。又樹蕙之百畝。畦畱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則遠
求不如近植。遠求之。再增。不如近植之。倍增。四言朝飲
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矢朝夕之求同。而此專
指墜落前。係芳盛。欣賞後。係芳殘。戀惜前。祇寒慙後。係
飲餐。判然不同矣。擊木根以結蒞。貫薜荔之落蒞。矯菌
桂以紉蘭。索胡繩之纚纚。俱屬收拾衆香於殘散之餘。
木蘭也。蒞菌桂蘭也。數者固前所同。而供飲之意不同。

擊貫矯索之工不同卽前亦言紉而繅矯以紉之工又
不同也芳綫戀惜之懷固有更深於欣賞者也所謂葵
絕何傷哀其蕪穢也五言旣替余以蕙纓又申之以攬
蕙前於飲餐之後詳云攬貫矯結似屬資爲佩帶而未
明言之此始拈出君欲廢芳我欲申芳君欲廢其纓之
一我欲增其纓之二攬蕙與前之紉蕙結蕙同而始係
從心茲爲抗節又不同矣六言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
且爲止息向所欲雜之茲之紉之俾芳爲我有者茲且

縱車馬以游觀，又不同也。七言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於蘭菊菌桂、蕙蒨畱夷、揭車申椒、薜荔胡繩諸芳之外，別列芳品，前之供飲餐，供饌者，茲且供服焉。芳不同，名用芳亦不同，法如此。八言薺藁施以盈室，判獨離而不服，君之替之以其佩芳，女嬃之詈之，反欲其服不芳。芳貴夫衆爲薺爲藁，爲施不芳之艸亦衆矣。似欲相敵矣。九言攬茹蕙以掩涕，向之用芳不一法，茲乃以爲弟之用哉。豈堪復言飲餐，復言饌，復言衣裳哉。十

言結幽蘭以延佇、亟承吾令帝關開關、倚閭闔而望予、
之下、耽芳之懷、不得當於君、不得當於姊、不得當於世、
終將不得當於身、庶幾得當於天乎、此又一用芳之法、
也、十一言戶服艾以盈腰、謂幽蘭不可佩、蘇糞壤以充、
幃、謂申椒其不芳、則原所求得當於天者、竟受排於黨、
人、無繇逞其用芳之法也、女嬃所言者、資菴施不芳之、
三艸、黨人增艾爲四、且珍糞壤、所以敵吾衆芳者、不芳、
之衆、更如此、十二言蘭芷變荃蕙、化蘭無實、椒專佞、覽

椒蘭其若茲。又况揭車與江離。衆不芳。旣壓衆芳。雖芳
難敵。乃衆芳竟變不芳。將平日之服芳。毋乃俱爲服不
芳。三言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舉世之
芳皆變而我之芳終不變也。此原首篇前後談芳之同
異也。最詳於言芳者也。遠遊一曰微霜降而下淪兮。悼
芳艸之先薨。再曰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
三曰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言芳甚畧。然悼
不芳懼無伴。徬徨弗淺。上天界。仍羨南桂。眷戀亦弗輕。

矣。天問之不及芳也。所問皆一切事實。非屬比興之泛
論。固宜其不之及也。九歌又疊言芳。所以用芳之法。較
騷首篇更有進焉。東皇太乙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
兮椒漿。則蒸藉酒漿。均實以芳爲用。不獨餐露飲英矣。
雲中君曰。浴蘭湯。又用芳爲浴。不獨蒸藉酒漿也。湘君
一曰桂舟。二曰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三曰桂棹。
蘭櫓。四曰采芙蓉。搴薜荔。五曰采杜若。拍屬飾壁綢屬
縛。呈用芳於居室。舟與橈。棹與舫。用芳於泛水。旌則用。

芳於建標所用彌多而彌鉅猶於薜荔芙蓉若屢采
歷寒水中木末芳洲無不之焉可謂詳矣湘夫人一曰
沅有芷澧有蘭遙想夫生芳之地二曰寒空水中葺之
荷蓋始實以芳爲卜室之用焉亟繼之曰蓀壁椒堂曰
桂樹蘭橈曰辛夷楣薛荔帷曰葺房蔥櫺無一而非用
芳曰疏石蘭曰芷葺荷屋曰繚之兮在衡無非如信於
用芳既屋之上屋之內槩用芳矣屋之下又曰合百艸
兮實庭屋之外又曰建芳馨兮廡門蓋用芳之彌潤彌

增也。○視首篇離騷之詳言芳○及前篇湘君之詳言芳○此
爲尤詳○彼詳於各事○此詳於建室之一事也○結以塞汀
洲杜若○則與湘君之芳洲同旨矣○大司命之結桂枝兮
延佇承高馳○冲天之下○與首篇開關意同○湘君湘夫人
爲水神○可以迎之○可以就之○故詳於舟與室之用芳○大
司命尊而且杳○不敢言就○不敢言迎○但有延佇○愈愁○是
以不敢多言芳○而只云結桂○與前湘君湘夫人之詳者
異也○少司命曰○秋蘭兮麝蕪○羅生堂下○菲菲襲予○芳不待

於他求矣。荷衣蕙帶，少司命之神所服，皆芳不待吾以
芳供之矣。然少司命終不爲我來，與大司命之孰離合
兮，可爲竟相同也。此求芳與不待求芳，供芳與不待供
芳，均置於無用者也。屈子別一言芳之旨也。東君曰：援
北斗兮酌桂漿，藉天星以爲斟芳之用。又一用芳之法
焉。河伯曰：乘水車兮荷蓀，河伯又自有其用芳之法焉。
至於山鬼而人所苦於芳之未易用，阻於不得用者，乃
意爲鬼之用人不克用芳以迎神鬼，顧欲用芳以遺人。

也被薜荔帶女蘿。辛夷車也。桂旗也。帶杜衡也。鬼一一
擯之矣。三秀杜若。鬼一一取之矣。國殤之不復言芳也。
以無所用芳也。居室飲食衣服舟車之需芳固皆矢戰
時所不問也。身之將死永無用芳之日矣。然其魂不沒
也。芳之居室飲食衣服舟車盡可棄捐而流芳之聲價
自在後世也。無佩蘭菊之魄而有佩蘭菊之魂也。此所
以國殤不言芳而禮魂又言芳且曰長無絕兮終古也。
卜居漁父語多明顯不以芳爲比興。九章復錯綜言之。

惜誦曰擣木蘭以矯蕙，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願春日以爲糗芳。蓋用芳之法，專以救饑焉。思美人，旣曰攄芳蒨，曰寒宿莽，繼曰解篇薄與雜菜，備以爲交佩。蓋用芳之法，專以供佩焉。其曰薳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滿內而外揚，則察芳之眼，嗅芳之鼻，殆最細心哉。曰薜荔爲理，芙蓉爲媒，欲以芳代人用芳，最奇。曰憚衆，臥憚寒裳，採芳最懶。視諸言芳，又一變矣。抽思不言芳，而曰惟蓀之多怒，蓀佯蘊而不聞，則固以芳比君也。

仁曰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芳與嘲服芳雙枯生慨橘頌則橘之能芳自在不言中
無待復以芳贅悲回風啓口卽曰搖蕙亟繼以艸豈比
而不芳蘭芷幽而獨芳分別物性物候又曰惟佳人之
懷折芳椒以自處又曰蘋蘩槁而節離芳已歇而不
比尊佳人之遂願懼吾身之失時也哀郢不言芳而於
望長秋之樹微帶點綴惜往日又疊言之一曰君無度
而弗察兮使芳艸爲藪幽諸篇以芳借喻未有如此篇

之直。咎君者。再曰。弗省察而按實。聽讒人之虛辭。芳與
澤其雜揉。孰申且而別之。又以闡乎直咎焉。三曰。自前
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引古以直咎也。懷沙但
悼艸木之莽莽。是芳非芳。俱不必論。付之一死而已。二
十五篇言芳之詳畧。非一一聽之。曷繇悉其同異哉。其
中芳名種種。或屢言之。或一二言之。又有同異者。以滋
蘭之九畹。曰以紉蘭。曰步余馬於蘭皋。曰結幽蘭以延
佇。曰幽蘭不可佩。曰蘭變。曰蘭無實。曰覽蘭其若茲。曰

蘭藉曰浴蘭湯曰蘭旌曰蘭榼曰蘭櫟曰灋有蘭曰蘭
蘭羅生曰秋蘭青青曰被石蘭曰疏石蘭曰春蘭曰幽
蘭而獨芳言蘭凡二十最爲詳稱曰豈惟初夫蕙曰又
樹蕙之百畝曰旣替余以蕙纓曰攬茹蕙以掩涕曰蕙
化曰蕙肴蒸曰蕙綢曰蕙櫋曰蕙帶曰以矯蕙曰謂蕙
若其不可佩言蕙凡十一詳次於蘭矣曰菌桂曰矯菌
桂曰桂樹之冬榮曰桂酒曰桂舟曰桂棹曰桂棟曰結
桂枝曰酌桂漿曰桂旗言桂者十曰雜申椒曰馳椒丘

曰謂申椒其不芳曰椒專佞曰覽椒其若茲曰椒漿曰
椒堂曰漿申椒以爲糧曰折芳椒以自處言椒者九曰
貫薜荔之落蒹曰薜荔拍曰采薜荔兮水中曰閔薜荔
兮爲帷曰被薜荔曰薜荔爲理言薜荔者六曰碎芷曰
芳芷曰芷變曰沅有芷曰芷葺曰芷幽而獨芳葺房之
葺亦芷也言芷者七曰菱荷爲衣曰荷蓋曰荷屋曰荷
衣曰乘水車兮荷蓋言荷者五曰豈惟紉夫蒹曰以結
蘭曰申之以攬蒹曰擘長州之芳蒹言蒹者五曰采杜

若於水中曰寒汀洲兮杜若曰山中人兮芳杜若言杜
若者三曰集芙蓉以爲裳曰采芙蓉兮木末曰令芙蓉
爲媒言芙蓉者三曰餐秋菊之落英曰春蘭兮秋菊曰
搗江離與幽菊言菊者三曰寒飈之水蘭曰飲木蘭之
露露曰擣水蘭言木蘭者三曰辛夷楣曰辛夷車曰露
申辛夷言辛夷者三曰雜杜衡帶杜衡曰蘅槁而節離
言蘅者三曰扈江離曰與江離曰搗江離言江離者三
曰與揭車曰何況揭車曰夕搴洲之宿莽曰寒宿莽各

兩言之畱夷女蘿胡繩篇薄各一言之一言荃化而復以荃比君曰荃不揆余之中情兩言蓀爲橈爲壁而復以蓀比君曰蓀何以兮愁苦蓀佯聾而不聞願蓀美之可完斯又其變法矣蘭蕙爲最芳故列之最詳桂椒之芳亦盛故次之他芳之少減者所引不復繁焉諸芳之變不一乃又專罵蘭椒舊註以爲刺子蘭上官椒非也蘭氣清遠椒氣辛烈皆處芳之冠而亦與衆同變焉旣爲始所專尊之不得不爲後所專斥之也此所以末減

夫揭車江離與芷莖之罪也。蕙與椒同其詳稱乃不斥。蕙者斥蘭則蕙在其內也。嘆芳之變而不及詳稱之桂。此則物理也。芳艸經霜以後輒萎。故多變。桂則冬榮。木之芳與艸之芳不同也。木蘭亦屬芳木。宿莽亦屬芳艸。其於詳稱不及蘭。蕙桂椒併不及薜荔荷芷與蒨。乃獨於騷之始。朝搴夕檻。居其最畱意者。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皮復生。蓋不變之最奇。故特首及焉。不深窮物理。不徧合章法。烏知原之苦心哉。

聽玉

首○顯○於○言○芳○之○後○始○繼○以○言○玉○蓋○其○重○玉○視○重○芳○爲○較○
進○焉○小○人○不○知○芳○愈○不○知○玉○故○曰○覽○察○艸○木○其○猶○未○得○
今○豈○理○美○之○能○當○然○小○人○能○毀○芳○爲○不○芳○不○能○毀○玉○爲○
非○玉○佩○芳○而○芳○或○變○自○蹈○小○人○之○所○毀○不○如○佩○玉○之○不○
變○也○小○人○不○能○毀○玉○而○欲○令○人○不○見○玉○故○曰○何○瓊○佩○之○
假○寢○衆○憂○然○而○蔽○之○蔽○之○衆○足○以○快○小○人○之○心○也○故○又○
曰○恐○嫉○妬○而○折○之○至○於○折○而○玉○之○受○挫○於○小○人○倍○於○

不芳矣。玉雖不變，苦不全矣。原曰：吾用芳不一法，用玉亦不一法。金以爲佩，碎以爲食；彼折之，吾亦自折之。爲羞爲糧，均取於瓊，兩用其碎矣。雜瑤以飾車，三用其碎矣。齊玉歟？以並馳，則以玉爲車轄，四用其碎矣。枝也，麋也，雜也，齊也，俱可以碎，而不必全者也。鳴玉驚之，啾啾則又以聲用焉。五用其碎矣。甚矣用之廣也。是小人嫉妬所無如我何者也。此原首篇之旨也。遠遊懷琬琰之華，英藏玉於懷，玉色類以脫顏，呈玉於面，玉色非玉佩。

之玉而道所溫養恍若玉潤玉乃不在有形而在無形
於是乎用玉之法乃與絕矣天問璜臺十尋卽瑤臺佚
女之說此古人善用玉以求女者綠鵠飾玉爲伊尹玉
鬲割烹之事此古聖佐善用玉以事君者因古愈知今
也九歌大司命之玉佩陸離此神之因玉以自飾者因
神愈知人也東皇之瑤席玉璫用玉於置地以供神湘
夫人於築臺列芳之中忽曰白玉爲璫則又用玉於鎮
宅以供玩湘君之捐玦遺佩以棄玉爲用玉奇矣國夢

援玉枹兮擊鳴鼓。用玉助戰更奇矣。九章中涉江之佩、寶璐固首騷瓊佩之旨也。登崑崙兮食玉英。固爲羞爲
糺之旨也。懷沙同糝玉石一槩相盪卽黨人之折之蔽
之也。懷瑾握瑜窮不知所示不獨小人蔽之我亦茫然
若自蔽矣。無所不可用者竟以君之見放歸於無用也。
懷玉爲罪安得不抱石自沉哉。合二十五篇以論玉而
原複言玉之旨真可繹可悲也已。

聽路

全騷多言路。有譬言之者。有實言之者。有實言之而屬
於幻言之者。首篇乘騏驎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彼堯
舜之耿介。遵道而得路。黨人之偷樂。路幽昧而險隘。曰
黃昏以爲期。菴中道而改路。皆譬言之也。我之先路。依
堯舜君之改路。依黨人。此今古之所以升降邪正之所
以分判也。孰異道而相安。悔相道之不察。回朕車以復
路。又一譬言之也。彼路不正。遂貽我路。亦誤不敢盡爲
黨人咎。盡爲君咎。而引爲已咎也。遭吾道夫先路。脩

遠以周流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皆實言之者也。崑崙西海俱非人所得之區則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遠遊純言求仙上天下地無所不之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召黔雷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亦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山鬼之路險艱兮獨後來國殤之平原忽兮路超遠言爲最實而出於鬼殤之口則又幻矣。九章惜誦之同極而異路何以爲此援欲橫奔而失路蓋堅志而不忍思美人之媒絕路阻兮言

不可結而詒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又皆譬
言之者也抽思之郢路遼遠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
之曲直魂識路之營營路遠處幽皆實言之魂逝識路
又帶幻焉悲回風之登石轡以遠望路眇眇之默默在
半實半幻之間哀郢之郢路遼遠江與夏之不可涉懷
沙之進路北次純乎其實言之而回車復路相道遵路
取譬之本懷無堪再陳不得不死矣就複路之中其以
東西南北爲複者或幻言或實言或顯言或隱言又有

數端離騷始云濟沅湘以南征從欲往而實言南顯言南末云夕余至乎西極詔西皇使涉余指西海以爲期則雖顯言之皆幻言矣其中之層分隱言莫幻於溘埃風余上征諸句曰懸圃曰崦嵫曰扶桑曰若木四方互征焉懸圃在崑崙之絕頂屬西北崦嵫在西扶桑在東若木又在西旣至懸圃又涉崦嵫之遠路繇西北而之西崦嵫路盡總轡扶桑繇西之東折若木以拂日又繇東之西幻想至是再言朝將濟於白水白水出於崑崙

則又屬西北春宮青帝之舍爲東方繇西北以遊東也。歸次窮石濯髮洧盤洧盤之水出崦嵫山繇東而仍之西也。三言適吾道夫崑崙復言西北朝發軔於天津天津爲折木之津在箕斗間至乎西極則繇西北入乎西流沙爲西海赤水出於崑崙之東西陬不周山在崑崙西北繇西海流沙之區再返崑崙之東南陬又繇崑崙東南陬仗西皇之涉余歷崑崙之西北期至西海焉蓋所隱言幻言者分列三番以極其奇變如此遠遊之東

西南北視離騷又加奇變以遠遊意純求仙專詳天之
之界畧於地下之界也離騷未嘗不言上征未嘗不言
別號乎天余乃下而所詳在地下之界所畧在天上之
界也遠遊首云濯髮湯谷從日出之地隱言東嘉南州
之炎德由東而顯言南兩皆地界淹浮雲而上征純言
天界問太微之所居太微宮垣爲天之中央臨乎於微
問爲東北之山繇天中央歷天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勾
芒東方之神過乎勾芒者繇東北而又過正東也太昊

東方之帝也。凌天地而徑度。繇東而又他之也。遇蓐收於西皇。繇東之西。於此相遇也。蓐收西方之神。佐少皓而皇者也。前皆隱言。此顯言之。其爲天界則均幻也。玄武北方之神。召玄武而奔屬。從西召北也。指炎帝而直。炎帝南方之帝也。吾將往乎南。疑南方九疑之山也。西而南。又從天界臨地界也。寒門北極之門。顓頊北方之帝。繇南而北也。南顯言之。北隱言之。結以經營四方。作總收之語。均之幻而非實也。天問之東西南北。樂

屬實言而以致疑。寓幻曰東南何虧。曰地何故以東南
傾。曰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
陳其衍幾何。西北辟啟。何氣通焉。詳列地界。然其意不
屬言路。固與前諸篇不相同。九歌之東君。駕飛龍兮北
征。畱滯洞庭。則屬南。馳騫江皋。弭節北渚。又南而向北。
湘君之帝子降兮北渚。爲北朝。馳余馬兮濟西澨。爲西
望。其在北而未至。故又從西以迎之。東君之暇將出兮
東方。本屬在東。操余孤兮反淪降。嘆其西落。香冥冥兮

以東行復從東迎也。河伯之登崑崙兮，四望東西南北。
未、有、定、區。交、手、今、東、行、則、定、於、東、矣。送、之、南、浦、又、東、與、
南、睽、也。此、或、隱、言、或、顯、言、均、事、神、之、幻、言、也。九、章、思、美、
人、指、蟠、冢、之、西、隈、與、纁、黃、以、爲、期、獨、筑、筑、而、南、行、思、彭、
咸、之、故、初、欲、西、後、欲、南、願、因、時、改、抽、思、有、鳥、自、南、來、集、
漢、北、旣、云、集、矣、乃、曰、望、北、山、而、流、涕、則、又、不、得、在、北、南、
指、月、與、列、星、又、欲、往、南、狂、顧、南、行、真、往、南、矣、宿、北、姑、而、
又、未、遽、南、哀、郢、之、東、遷、出、國、門、繇、東、而、出、也、過、夏、首、而、

西浮顧龍門而不見從西望東也。今逍遙而來東背其
浦而西思又從東望西也。蘇南渡之焉如孰兩東門之
可蕪又從南望東也。懷沙之汨徂南土進路北次蘇南
而北也。九章之東西南北多屬顯言實言與他篇之幻
不同而意則愈悲矣。東西南北之幻言實言卽路之幻
言實言。逌復逌變至大招無南無北無東無西舉世不
堪舒步竟無路矣。其悲之尤甚哉。不合全部何以盡其
用復之悲。

聽女

二十五篇多言女、後人訛之者、病其褻昵之太甚、尊之者、比於國風之不淫、夫不能確知其寓意、始何所感、終何所歸、何怪乎尊之者、無以間執訛者之口也、原因被讒而作騷、豈其不懼讒人之指摘、以褻昵爲戒、而嘆當時之無女、求上古之妃后、按迹而論、誣賔罪大、何止褻昵哉、蓋寓意在斥鄭袖耳、惟暗斥鄭袖、故多引古之妃嬪、欲以此爲吾王配焉、懷王外惑於上官大夫、內惑於

鄭袖觀其盛怒張儀欲得甘心乃儀卒通楚用事設辨於鄭袖脫身而去用事之人非上官輩耶此其表裏爲奸詎屬一日使有賢妃何致脫儀於國中反勞師於遠伐耶是以首篇之騷專言求女其前半篇之不遠言也以不聰本屬王聽高張本屬讒夫踈原者王之信上官非鄭袖之罪也故前半篇叠言王叠言黨人悲慟不能已也然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謂余謠詠以善淫雖斥黨人已隱隱道及鄭袖矣後半篇之不復及王不復斥黨

人而但言求女。其殆因張儀發慨歟。是篇之作。殆鄭袖
脫儀王怒伐秦之候耶。觀其於駟虬上征以後。純言天
上。亟接之曰。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此其致
恨君王之賢內助明矣。宮中之衆女。不可以爲女。高丘
又未易得女。安得若古之賢女乎。於是求之。處妃求之
有娥求之二姚。處妃溺水而死。此必不肯爲人配者也。
故自斥曰無禮。曰改求有娥二姚。則一歸高辛。一歸少
康。又不得求之以爲配者也。於是借靈氛之言。欲求女。

於九州以外而哀無女之悲。悼於是畢矣。世幽昧以眩
曜。今至末復嘆王斥黨而以何必用夫行媒聊浮游而
求女。穿插點綴。鄭袖之罪輕。諸讒之罪重也。遠遊絕言
求仙而於迎宓妃。二女御仍帶求女之旨焉。二女舜妃
也。其必云宓妃二女則專指已死者而言也。九歌之言
湘君湘夫人卽二女也。將以遺兮下女不敢冀此世之
有如湘君。或有如下女也將以遺兮遠者不敢冀此世
之有如湘夫人。或異時有如夫人之類也。世傳湘君湘

夫人因舜崩而哭以死。今之宮中何若乎。此歌當屬懷
王已死而作。故感慨於王素艸色。今有悼王之死。肯身
殉否。少司命之望美人。今未來。河伯之送美人。今南浦
亦一求女之旨也。古后妃不可得。水中諸女不可得。但
終於嫵女之倡歌送魂而思女之心。乃倍悲矣。天問之
女岐無合。則又女之不待配者。金山女生。教賢亂。以昌
厥邦。楚有是耶。勤子屠母。奇異殊甚。後世嬖妃亂政。何
不付之一屠耶。人主未易得賢妃。而羿乃夢妻雒濱耶。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此因得妻而助篡者。纔蒙寵命、
因淫人之妻而殺身者。前皆淑女。此紛紛不淑矣。姊姊
何驛、又暗以比袖也。因袖脫儀、致懷與秦構、彘卒爲秦
欺、以死袖罪、殆浮於姊、嬉也。簡狄則首篇之所已言也。
何乞彼小臣、而言妃是得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前王
之不重色而踈賢、所以興隆也。反之者、所以敗亡也。焉
得夫褻姒、又暗比袖也。殷有惑婦、何所譏、又明比袖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歎楚之不獲如此女也。卜居曰、吾將

以事婦人亦斥袖也。上官大夫善事婦人者也。使原能
事婦人非上官大夫之所敢讒也。九章之思美人曰。思
美人兮。擘涕而竚胎。抽思曰。矯以遺夫。美人與美人之
抽思。擬諸蓁苓之詩。似漸以美人比君。然在騷則仍求
女諷刺之旨也。悲回風之佳人永都。佳人獨懷有女而
莫爲求之者。又暗以佳人自比焉。惜往日之西施美容
。嬈妬入代。又以美人自比焉。忠臣賢士與佳人。美人何
異。知求女而不知求忠賢。抑何明蔽互殊。蓋又一諷刺。

矣。且騷所寓意求女，又有不止於斥鄭袖者。鄭袖之陰，張儀因靳尚使人謂袖曰：「秦愛張儀，王欲殺之，今將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不如言而出之。」此祇虛言耳。迨懷之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遂爲美人聘楚之實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秦三攻楚，取楚地，乃又遣楚書曰：「寡人與楚故爲婚姻，相親久，今秦楚不驩，無以令諸侯，願會武關。」而懷王於是乎被畱，頃襄七年，楚迎。

婦於秦秦楚復平是懷之送死頃襄之忘仇總以求女
爲始終之敗局秦則昔所虛言後所實行亦總以子女
爲始終之巧計原安得不痛心於求女反覆低徊哉誠
合鄭袖與兩迎婦爲細繹誰能不深恨誰忍不屢言尚
敢妄訛之乎尚但泛尊之乎

聽體

二十五篇悲同而體殊騷從詩變六義畢具者其體也
首騷槩從變雅中來援引美人以寄意則兼風九章與

變雅相似。同於首騷。音節之低徊倡歎。因風之遺不待盡從。美人爲援引。始曰風在斯也。天問純乎其爲大雅。不獨小雅。蓋歷代朝政大得失備焉。自當以大雅歸之。遠遊亦雅之類。雖不關朝政氣象。則雅繇求仙而言。登天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餘意乎。九歌篇最短。純乎其爲頌矣。宗廟祭告事神之體。然哉。朱子謂離騷諸篇合於變風。變雅。九歌祀神歌舞之盛。幾於頌。定評自不可易。乃於諸篇詆之曰。語冥昏而越禮。摠怨憤而失中。

風雅之再變。又於九歌防之曰。再變而之。鄭衛不難。徒以諸篇中多言女言美人。九歌中務昵湘君湘夫人之故。以余聽忠聽女爲之解嘲。將百變不失其正。豈憂再耶。論賦比興。則首騷爲最全。其抒情寫事。固纒纒皆賦。援芳援玉。援女胥比興也。遠遊純乎其爲賦。無比興可指。然借遊仙以寓厭世。字句非比興。而意則全歸比興矣。純乎其爲賦者。惟天問。九歌亦屬純賦。而借事神之我庇。嘆君之我踈。又謂純乎比興可也。九章則賦比興。

雜於各篇之中。惜誦純賦矣。懲美釋階。比興繫之。思美
人之言。鳥言。艸木。比興居多。賦居少。抽思之賦。居多。有
鳥來集。則其比興之一及也。涉江之多賦。與抽思等。結
亦一及鳥木。爲比興焉。悲回風。開篇。搖蕙。卽繼以鳥獸。
魚龍芳艸。層疊於比興之間。中末則純用賦。哀郢之純
賦。獨於結句。引鳥狐二語。爲專興。惜往日之純賦。在篇
首。芳艸早夭。西施萋母。騏驥舟楫。比興之錯出。在中末。
懷沙前半之比興最多。後半乃用賦。橘頌詠物。似與諸

篇相反。純賦而非比興。若借物寓意。又純爲比興。此其
各篇之同不同者也。論其字句。亦有互殊者。首騷純用
七言。六言。雜之以五言者。不及十句。遠遊亦純用七言。
六言。中插四言數句。爲一段。末插三言數句。爲一段。天
問純用四言。雜之以五言三十餘句。六言十餘句。三言
十餘句。七言數句。九歌純用三言。二言。無它雜焉。篇短
而句亦最短。所以俾篇與句相稱也。詩惟頌多三言。原
之以歌。擬頌也。九章之多七言。六言。與首騷遠遊同。借

思美人九與首騷較似以其有數句五言雜之耳。抽思末雜四言別爲一段。涉江末雜三言別爲一段。固遠遊之餘體也。橘頌之用四言於九章各篇爲變。於天問爲同。天問尚有五言六言之雜。此槩無雜。彼問此頌。問頌更端。頌易直贊固不同哉。悲回風哀郢惜往日又純與首騷之七言六言同。併不雜以五言。懷沙之多用四言。畧雜五言。則與天問似同者也。九章中之有倡曰。亂曰。重曰。少歌曰。則與他篇不同。而

與遠遊之重曰又同者也。卜居漁父純用變格。不待以
不同於諸篇論。其兩皆問答則漁父又自與卜居同矣。
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原於摘詞之體。殫力變化不肯苟
且。如此作者既難讀亦詎易。

聽離騷

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班固曰離遭也。義與王異。讀騷
所言自當從離別之義。二十五篇中言離不一。遠遊曰
離人羣而遁逸。大司命曰將以遺兮離居。孰離合兮可

爲少司命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山鬼曰思公子兮徒離
憂國殤曰首雖離兮心不懲惜謫曰反離羣而贅肫終
危獨以離異衆駭遽以離心思美人曰遂萎絕而離異
悲回風曰蘋蘩槁而節離哀郢曰民離散而相失均離
也均離則愁緒均騷諸篇俱可以離騷名之獨首篇言
離爲最多故名專歸焉不難夫離別一也判獨離而不
服二也飄風屯其相離三也紛總總其離合四也又曰
紛總總其離合五也何離心之可同六也判獨離而不

服○溲○之○咎○原○自○與○世○離○也○何○離○心○之○可○固○原○之○嘆○世○永○
與○原○離○也○飄○風○天○爲○之○也○不○難○因○夫○數○化○君○爲○之○也○判○
獨○原○自○爲○之○也○何○可○同○讒○人○爲○之○也○紛○總○總○其○離○則○天○
人○君○我○皆○有○之○焉○彌○離○而○心○彌○動○騷○之○爲○言○騷○屑○也○騷○
擾○也○緒○不○可○斷○勢○不○可○靜○百○端○交○集○於○其○間○則○離○騷○之○
所○爲○名○也○原○自○註○離○而○不○言○騷○知○離○之○多○端○足○知○騷○之○
多○况○矣○舉○離○可○以○該○騷○也○三○千○餘○字○之○中○純○以○複○法○爲○
呼○應○百○變○環○生○一○綫○到○底○言○芳○言○玉○言○女○分○列○布○置○而○

大旨尤在言路來吾道夫先路一語固其一生之本也致主有懷先鞭自矢滿腔熱血直在義皇之前一對冷眸大笑季葉之陋堯舜以遵道得路焉而帝桀紂以窘步失路焉而亡屈子胸中明白口中清楚不容半點模糊我有先路而黨人竟以異道險路敗之君既改路而我無繇以相道復路救之屈子胸中火生喉中氣哽未展半毫旋轉試將全篇照應急讀陡思有不入人一觸遽傷一勵遽絕者予篇末說到事不可爲號天三叫

曰路脩遠以周流，曰路脩遠以多艱，曰路不周以左轉，夜半子規滿喙流血，嗚呼聲弗堪聞也。始之言曰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於堯舜所遵之道，倣然欲着先嚴焉，何其壯也。終之言曰抑志弭節，僕夫悲余馬懷兮，馳局顧而不行，何其憊也。意結筋攣，髓枯聲啞，屈子即欲不預爲死計，何可得矣。當懷之時，僅僅被疏，猶尙他用，非比懷既死，秦非比項襄遷放，本不宜矢死而抱負。旣大鬱抑，自倍深也。此所以一曰彭咸，再曰彭咸。

其後卒至於死則亦原之自爲。凶讖也。是時未去。未遷沅湘。乃曰。濟沅湘而南。征曰。何必懷故都。卒至濟。以遷焉。不得懷焉。又原之自爲。凶讖也。前人以首篇爲經。以他篇爲傳。經傳二字。非原之本題。自當從刪。至於首篇之包括他篇。則分經分傳。固畧似之矣。溘埃上征。與嬖言朝夕。足括遠遊。指天爲正。與引堯舜及夏殷周君臣亦近。天問巫咸百神似帶九歌。其餘訢衷之語。自與九章相通。若從彭咸之所居。則卽其卜居之早。自決。

也。其後每篇皆所實歷顯道。而此篇多屬懸擬。以此稍殊文字之妙。正在同中異。異中同。見其變幻。後人異則不能同。同則不能異。豈足語哉。

聽遠遊

遠遊與離騷往觀四荒。溘風上征之旨同。而其上天下地。朝此夕彼。東西南北之逡歷句法。又大畧相同。所不同者。離騷每段中言求女。遠遊每段中言求仙耳。就中遲局又有同焉。離騷於朝蒼梧。夕懸圃。至好興美而

妬爲一段、意已直接求女矣。但曰上下求索、不遽露女字、遠遊開口、悲時俗之迫阨、至求正氣之所由爲一段、意已直指求仙矣。但曰求氣不遽露仙字、此一同也。離騷於嫉妬之後、點明高丘之無女、乃迭言下女、宓妃、蹇修爲理、有娥佚女、有虞二姚、豈惟是其有女焉、用夫行媒、聊浮游以求女、遠遊於求氣之後、點明聞赤松、美登仙、乃疊言傳說韓衆、從王喬而娛、見王子而宿、仍羽人於丹丘、又一同也。離騷從適吾道夫崑崙以後、不復言

求女。但詳世間四方之行。以歷天上。俯睨舊鄉而悲生。
遠遊。從命帝關。其開關以後。不復言求仙。但陳天上恣
遊之樂。以周四方。亦俯睨舊鄉而悲生。此又一同也。然
遠遊求仙之意。較求女爲倍慘。求女雖云託言偏近實。
言以因君之寵聽。鄭袖而釋張儀。徐又興師致敗。故刺
袖而託言求女也。託言之意止於如是。則其言翻爲實。
謂本感之外。無別感也。求仙似實言之。乃純屬反言。原
之求仙。後代解者。率云原欲制煉魂魄。長生久視。以觀

世變之終何若。余竊謂不然。楚不得長。有其楚必折。而歸秦。原知之確矣。何待終觀一死。自矢。惟恨不獲早死之。添愁焉。用長生爲旣已。生不肯長。終不須觀。仍言求仙者何益。嘆夫身處塵世之不樂。誰不云遁之於仙。可以自怡。然吾國之宗臣也。毋論求仙未必成。仙卽真成。仙矣。安能棄祖宗社稷於不思。此其意甚簡。甚明。十數言可了。而文陣乃層疊百變。以致其曲。以致其幻。言外專翻夫仙之未足恃。言中乃遍商夫仙之宜廣師觀其。

本懷所暗寓最明白可尋者在於貴真人美登仙氣衰
而會舉終不反故都危患不懼之後又忽然淒涼恐序
代悼芳零致嘆於高陽祖派之邈遠余將焉程夫修仙
而息免何悼何恐以仙爲程何云非祖焉程顧仙人之
愛凡人未必如祖宗之愛子孫凡人之從仙人取程欲
以渺茫僭庇於仙人不知子孫之從祖宗取程易以箕
裘借庇於祖宗赤松傳說韓衆較之高陽孰親孰疎孰
顯孰幻耶仙人實屬邈遠祖宗實屬密邇君王不顧宗

臣不深爲國計。遂使密邇之祖。派反成邈遠。其如之何。哉。無可如何。不再求仙。以重曰二字。作轉語。原所淒涼自道。亦明白之甚矣。前稱求仙。第曰聞之奇之美之。未嘗親見其人。親受其訣。此則專言從王喬就其宿而傳其言。前所云求氣氣變者。至是而餐六氣。審一氣。秘受有實訣。下手有實功。此章法淺深之次第。人所易知。若專言王喬深意所在。固千古未易知者。意蓋曰。王喬爲周靈王太子。惟肯棄太子之位。不復顧人民故。

可○學○仙○吾○亦○爲○君○所○不○用○棄○宗○臣○之○位○不○得○秉○朝○政○庶○
可○專○依○以○學○仙○云○爾○若○赤○松○子○雖○曰○願○承○遺○風○終○未○能○
學○也○以○赤○松○爲○神○農○之○雨○師○神○農○實○龍○任○之○豈○如○吾○之○
見○棄○傳○說○之○奇○益○未○易○學○也○赤○松○猶○屬○修○仙○者○傳○說○
何○嘗○閉○心○仙○術○乃○相○業○旣○成○託○星○天○上○吾○之○功○業○毫○無○
所○就○何○星○可○託○哉○韓○衆○之○稱○列○仙○非○如○吾○爲○宗○臣○無○待○
棄○位○又○派○各○不○同○矣○夫○安○得○不○專○言○從○喬○耶○其○於○間○至○
貴○而○遂○徂○朝○夕○修○煉○色○精○質○神○之○迭○變○自○慶○得○仙○及○旌○

浮雲而上征以後。侈言天帝。侈言天遊之樂。不復再。聊
仙術何也。以人視仙。則仙爲貴。以仙視帝。則帝又爲尊。
既到帝宮。仙不足言矣。從來地仙不如天仙。吾繇習儀
之帝廷。發軔恣遊。臨焉過焉。歷焉飛康風伯。玄武文昌。
雨師雷公。以及百神。此天帝之所使者。皆惟吾使焉。天
仙又不足言矣。命題是遠遊。本非求仙。第几軀難輕。世
路多阻。不得不假途於仙家之輕舉。以爲遊之能遠計。
故始詳於仙。而繼則專詳於遊也。學仙之始。則曰順凱。

風以從遊。仗仙以示我所從。不能自遊也。上征之後。則曰欣欣自美。媮娛自樂。憑我以隨意所往。不待他從也。此前言仙後不言仙之闕。捩也。始之求仙。從漢虛靜以恬愉。至高陽焉。程爲一段。求仙之樂。忽爾生愁。於是再言仙。從重曰。春秋恐其不淹。至登霞上征。爲一段。不復愁矣。繼言天遊。從帝關開闢。至臨眺太息。抑志自弭。爲一段。天遊之樂。忽爾生愁。於是再言遊。從指炎神而直馳。至召黔龍。先平路爲一段。不復愁矣。局旣相對。意亦

相同而其中又有易知有不易知。修仙而尙滯。開能如成仙而竟登天上。此其始愁。繼不愁之易知也。天遊之忽愁。乃舍天界而反遊地界。指炎神至南疑山。則地界之山。宓妃二女。地界之魂。咸池承雲九韶。地界之樂。湘靈海若馮夷。地界之神。蟲象鳥獸。地界之物。雖復一切畢具。豈能敵天上儀仗。使令百神龍鳳之盛。况復徒諸寒門增冰。尤地界中凜冽不毛之處。一切無所有。反以爲不愁。何居攷所分之東西南北。與五方之帝名。則

足以知原之意矣。楚屬南方。九疑三湘。楚山水也。天之遊雖樂。而夕臨乎於微閭。屬之東方。東方之帝曰太皓。其神勾芒。過勾芒。歷太皓。均非南也。西方之帝少昊。其神蓐收。遇蓐收乎西皇。又非南也。因東西之與南。隔不能不愁生。所以俯睨南方之舊都。太息掩涕也。南方之帝曰炎帝。其神祝融。身爲南人。則南方之帝與神必倍與南人親矣。南方之地非止一楚。將從南疑。則認定楚山矣。更荷南神祝融之相厚。戒御資行。集妃女合帝。

樂召水神畢集鳥獸於以娛我然則諸方可樂孰若南
土又焉能尙欲他逝徘徊不決乎此其爲戀南也卽求
仙之於陽谷未嘗不東遊而終以南州爲嘉之肯也南
州之嘉在乎桂樹冬榮足免芳艸先零之悼徒以無人
無獸寂寞蕭條不得不舍之他逝耽乎上征如茲之有
祝融以爲地主神女蟲象人萃獸現非復蕭條非復寂
寞嘉實有甚逝將胡之乃舍南就北并節急驚不憚途
遠不憚候冷者以吾遠祖顓頊在彼故耳始稱高陽之

邈遠將焉所程。恨難從也。此稱顓頊之在絕垠。絕垠非
自邈遠乎。又以爲可從。始末呼應。宜於一意貫通。何其
應而互換。自相矛盾。乃爾非也。高陽爲顓頊有天下之
號。當其有天下之日。去今已久。無經親見。是以求依現
在之仙。不獲依已往之祖。沒後而祀猶黑帝。永存萬古。
去其一時。有天下之號。乃標夫萬古。司北方之權。已往
則實邈。永存則可從此。所以始末迥異。仍不相矛盾也。
誌悲俗。則人不如仙。仙而尙在地界。不如在天界。誌從

祖○則○在○天○界○不○如○在○地○界○在○地○界○南○方○之○故○都○爲○護○何○
所○排○不○如○在○地○界○北○方○之○寒○區○藉○祖○靈○相○護○也○蓋○一○從○
顓○頊○而○昔○之○言○從○王○喬○順○風○從○遊○俱○有○所○不○必○從○且○勾○
芒○太○皓○有○所○不○必○歷○蓐○收○西○皇○有○所○不○必○遇○炎○神○有○所○
不○必○指○矣○通○篇○文○意○文○勢○於○此○止○矣○又○增○四○言○歷○玄○冥○
以○邪○徑○乘○間○維○而○反○顧○召○黔○羸○而○見○之○爲○余○先○乎○平○路○
以○結○克○從○之○局○小○人○捷○徑○敗○君○原○之○所○恨○何○以○欲○自○蹈○
邪○徑○逢○君○則○捷○徑○爲○非○法○祖○則○邪○徑○爲○是○邪○之○言○斜○也○

邈遠絕垠。恐未易至。故欲以斜行爲俾。遠使近也。恨人
 世則欲辭近遊。遠依祖派。則欲縮遠爲近也。玄冥之神
 佐顓頊者。故徑可借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從顓頊而
 地界之遊。卽天界之遊。隨吾所乘之快。然反顧無復。臨
 睨之悲也。遊必藉路。路或平或不平。是以易阻有黔羸
 之神。先平之。而吾所從所歷。不患其連。卽長遊地界可
 矣。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上至列缺。降望大壑。爲遁篇。地
 遊而天遊。天遊復地遊之總鎖。又忽以無天無地無聞。

無見四語致其憤恨盡翻通篇凡以從前所陳者皆屬
有○天○有○地○有○見○有○聞○之○談○天○地○不○肯○祐○人○見○聞○不○堪○對○
世○徒○於○樂○中○生○愁○強○於○愁○中○覓○樂○紛○紛○擾○擾○詎○有○已○時○
不○如○盡○行○滅○絕○重○成○混○沌○歸○於○太○初○之○氣○始○可○以○不○言○
愁○併○不○言○樂○矣○此○遠○遊○之○布○陣○用○意○最○奧○最○幻○較○他○篇○
尤○爲○難○讀○也○不○釋○其○難○讀○之○情○節○則○與○者○以○拘○顯○而○礙○
幻○者○以○泥○實○而○礙○一○切○悽○懷○盡○受○字○句○埋○沒○毋○乃○是○篇○
祇○爲○後○世○衆○同○悟○真○隱○隱○儲○秘○及○小○遊○仙○大○遊○仙○諸○詩○

森森作祖乎哉。

聽天問

天問難讀。視遠遊又異。遠遊雖與幻猶一意。到底天問
皆於淆雜也。王逸謂屬屈子之題壁。楚人之所共述。故
其文義多不次序。此論殊謬。篇中天地人物無所不有。
果有壁間如此之多。盡啟其呵問乎。原所結撰。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果有楚人如此之多才。代其輯述乎。首末
中間作法。非井可謂不次序乎。洪興祖既知非不次。

又。以。爲。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列。
其。次。序。之。何。在。既。知。天。問。同。於。曾。子。之。禮。問。作。也。非。難。
也。乃。終。未。能。闡。其。作。法。之。何。若。嗟。乎。天。問。之。難。讀。一。至。
是。哉。誠。知。其。次。序。中。之。變。順。爲。逆。卽。逆。是。順。字。法。如。何。
句。法。如。何。段。法。如。何。合。字。法。句。法。段。法。以。成。章。法。如。何。
則。讀。之。了。了。矣。通。篇。一。百。七。十。一。問。以。何。字。胡。字。焉。字。
幾。字。誰。字。孰。字。安。字。爲。字。法。之。變。以。一。句。兩。問。一。句。一。
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爲。句。法。之。變。以。或。於。所。已。問。者。

複問焉。或於正論本論中忽然錯綜他語而雜問焉。或於已問之順序者復而逆問焉。以此爲段法之變。字法句法易知也。段法之變則全關章法不易知也。總以順中之逆。逆中之順。知其不易知。請先從通篇之最順者明之。蓋首末共三大段焉。首遡天地之開闢一也。中臚夏商周之治亂二也。末乃歸於楚國之事。繇勲閭以顯言荆勲結之。何以試上自予而忠名彌彰。顯言已罪三也。布陣至大。布勢至順。然使句句皆順。則文字板直。意

緒不慘。於是乎錯綜出之。忽彼忽此。以破板直之病。自
遂古之初。至禹解羽。純言天地。乃插禹鯀治水於分
言天地之後。再言天地之先。施其順中之道。無禹繼鯀
將天地不成。必不可冀。言禹鯀仍言天地也。局雖逆而
意未嘗不順序。次之工也。承前禹鯀。繇禹之力。獻功至
鯀疾修。盈純言夏代之興。而忽衰。爲臣所篡。繇惟澆在
戶。至湯何。盈純言夏代之中興。而再衰。爲湯所殛。興
亡兩屬。順言乃插白蜺嬰茀。至何以遷之。十六句於忽

衰之後中興再衰之先作一比興爲順乎之逆興亡難料猶之乎仙人倏死倏生雨之驟起鹿之殊形縶之戴與釣耳雖言仙人物類仍比興夫興亡也局雖逆而意未嘗不順又一序次之工也旣言妹嬉湯桀可以徑接緣鶼飾玉順邇同尹之謀桀矣乃又先補舜閔二女至女媯孰制十二句又補舜服厥弟至得兩男子八句用逆之法上下斷續殊不可解然意未嘗不順也承上妹嬉何肆故言舜之二女不告而娶高辛簡狄之築臺床

靡之愛。亦人之常情耳。使桀不拒諫信讒。卽有妹嬉等
妃與舜二女。高辛簡狄。何異登妹嬉婦流而責其能治
天下如女媧方云無放肆哉。此順承何肆之最明者。因
婦女而及兄弟。則又順承何極之句。象殺兄而舜容之。
桀卽虐如象。湯獨不能以臣而容君乎。太伯讓其弟以
王。湯獨不可讓其君之終王乎。顧極之也。穿插之奧。視
前禹鯀白蜺。又更進矣。旣入緣鵠謀桀。卽宜直接成湯
東巡。以了殷伐夏之局。乃又逆插該秉季德。至不但還

來十六句重言夏代少康之中興復捕昏微有狄四句
複言簡狄之吞卵更捕眩弟害兄四句複言舜之愛弟
斷續之中更加雜亂豈但如前之用逆然意亦未嘗不
順也重言中興爲夏嘆也遇湯之卒殛與未中興之逢
篡一也後之聖王前之奸臣人品雖分而其於奪夏正
不必分也複言簡狄歸之天意生契卽伐夏之根也此
興自彼廢也複言舜之容虐弟以況夫臣之不肯容虐
君也語語譏征誅之慙德而用複爲藏也東巡十二句

結湯伐夏之全局。乃咎尹之挑湯放伐。以爲接入周代。
會。鬲。爭。盟。咎。太。公。咎。周。公。輔。武。放。伐。之。相。映。縫。筭。善。連。
既。繇。武。王。以。及。昭。穆。幽。桓。周。代。之。盛。衰。畢。矣。復。逆。邇。紂。
亂。以。及。生。稷。之。預。造。周。文。王。之。無。繇。扶。殷。仍。以。咎。武。終。
焉。三。代。治。亂。歷。歷。道。盡。可。以。徑。接。皇。天。集。命。惟。何。戒。之。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之。四。句。作。總。收。矣。復。逆。插。伯。林。
雉。經。四。句。見。夫。子。受。虐。於。父。惟。有。一。死。乃。臣。受。虐。於。君。
而。紛。紛。放。伐。也。何。君。臣。之。不。如。父。子。也。局。逆。而。意。最。順。

又次序之工也。集命使代原屬總收。又單拈初湯臣摯
四句。答夫放伐之自湯始。武其踵行者也。單收仍是總
收也。此中段之全局也。敷闔至末。專言楚事。而以闔廬
之歟爲始者。嘆夫越能復吳仇。楚何以不能復秦仇也。
順言之。則當直接薄暮雷電十三句。槩詳楚恨。顧又逆
插彭鏗至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八句。以嘆夫懷之死。爲
天所怒。不蒙壽。不蒙固。不蒙祐。喜而歸。恨夫秦之暴焉。
句句逆。依然句句順也。蓋次序之明。足以祛王之謬論。

闡陳之偶窺矣。余於次序之外尤深咀之於命題。遠遊皆言登天務寫其厭世之懷。借幻志快此篇從言天中又換題目。創拈問字以寫其不敢咎人但當咎天之意。蘇實抒憤不曰問天而曰天問。立題甚奧。王逸以爲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非也。原蓋曰天當自問耳。猶之乎詔西皇使涉余。倚閭闔使望余之旨也。世間一切治亂倚伏顛倒及諸怪誕之事物皆天所爲。非天自問其何故。人之識豈能解之。人之力豈能尸之哉。人無辭

問天不肯自問一時千古祇共昏迷憤極亦啞極矣九
原之所問者皆無一可答焉無一可答而後爲難了之
疑難平之廣使可以答何疑何憤之有子厚天對大失
其旨卽各家解註亦愈解愈失不解其無可答之隱懷
而欲詳於其句其事何能不失也惟從句事求詳內仍
務闡其無可答者斯得之矣無可答之故有四曰問所
不必問問所不肯問問所不宜問問所不敢問是皆原
之絕人於欲答也天地日月山川人人習以爲常付之

不必問。然一實稽於天地及日月山川之故。儒者之所
道。諸書之所載。動言天上若何。地下若何。果誰怪天下
地而確見之乎。此問所不必問。令人無語可答者也。原
正以此掃世人而証者紛紛引援。逞學炫理。豈原真不
知哉。烏獸艸木蟲魚。仙子一切鄙俚怪誕之說。人所不
肯問。而原又以爲問者。原正以世間有大雅。卽有鄙俚
有中正。卽有怪誕。偏爾相雜。無繇除絕。則又安所得答
哉。其不宜問。則通篇中極憤之言。專在輕宥婦人原因。

鄭袖與上官大夫相比。釋放張儀。以致敗師結盟。遂爲秦。爾然讒臣罪重。女寵罪輕。夏商之亡。孰不曰妹嬉。妲已。此湯武所藉口。以亟桀。讒紂者。然非讒佞滿朝。僅一妃子。豈遂亡國。故特曰妹嬉何肆。湯何亟焉。殷有惑婦。何所譏。如此之問。將答之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以爲然。失當年之事實。以爲不然。乖屈子之憤詞矣。王逸解爲桀得妹嬉。肆其情欲。紂寵妲已。莫繇讖諫。其於兩何字。作何着落乎。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則亦寬褒姒之

言○諒○幽○王○者○爲○誰○犬○戎○也○無○犬○戎○則○幽○卽○死○
於○身○誅○也○褒○姒○者○褒○入○之○所○獻○以○幽○王○於○死○地○也○非○
其○獻○則○幽○王○烏○從○得○之○褒○姒○豈○能○自○入○宮○而○惑○幽○王○乎○
逸○託○於○誰○焉○二○字○亦○未○有○解○何○以○標○騷○前○後○互○映○何○肆○
焉○譏○之○例○乎○問○人○之○所○不○敢○問○則○通○篇○之○詞○與○意○爲○最○
多○首○騷○歷○尊○古○之○帝○王○聖○賢○後○之○九○章○亦○然○曰○三○五○爲○
像○也○堯○舜○之○抗○行○也○堯○舜○之○耿○介○也○與○重○華○遊○也○重○華○
不○可○遇○也○就○重○華○而○陳○辭○也○湯○禹○久○遠○也○湯○禹○儼○而○祇○

敬也。湯禹儼而求合也。不逢湯武也。周論道而莫差也。
 啓九辨與九歌也。摯咎繇而能調也。伊尹呂望也。呂望
 之鼓刀也。皆所屢陳屢尊。未嘗寓其不滿之意也。至天
 問而槩寄不滿焉。此孰敢者。乃憤詞所激。正不欲作莊
 語。不妨與前之騷後之章相反也。問也。非詆也。雖激仍
 莊也。試從其寓不滿以致訝者。詳列之。曰。何不課行。曰。
 夫何三年不施。則訝堯任鯀之失。刑鯀之遲。曰。舜閔在
 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則訝堯併訝舜之私。

相婚娶曰舜服厥弟何肆犬豕而不危敗曰眩弟並淫
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則迭訝舜之私
其弟曰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禹何所成則訝禹之無
以早救其父曰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未
而快鼃飽則又訝禹之雖急於治水未嘗不急於娶妻
曰啓代益作后無害厥躬又訝啓之不讓益曰夫何罪
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則訝湯之伐君曰師望在
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併訝文之得望祇以資後

人之變伐。曰武發殺殷。何所愷。載尸集戰。何所急。則訝武之伐君。曰承謀夏桀。則訝伊尹之助湯。以伐君。曰列擊朕躬。叔旦不嘉。何親發。發定周之命。以吞噬。則訝周公之代武畫策。曰師武在肆。鼓刀揚聲。曰蒼鳥孰使萃之。則訝太公之鷹揚。伐商立志。已在文時。不獨佐武。夫以古之帝王聖賢。槩爲可訝。他人敢作此問乎。於此欲順其說而答之。非正論也。欲駁其說而答之。則原固非不知。歷尊古管者。何待於駁。吾所云無可答之四如此。

夫人無可答。故其命題必歸之於天。當自問也。題曰天而共篇內布置天宇之意。尤有次序。尤有天亦難自答者。開口之顯言九重諸項。無論已。以後歷言上帝之帝。帝王之帝。錯綜其間。俟讀者之分別。曰帝何刑焉。指唐堯也。曰登立爲帝。指女媧也。曰不勝心伐。帝指伐桀也。皆帝王之帝也。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何獻蒸肉之。而後帝不若。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帝乃降觀。下逢伊摯。曰親惟元子。帝何坐之。旣驚帝激切。何逢長之。曰西

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曰彭鏗斟雉帝
何變曰厥嚴不奉帝何求則皆天帝之帝也曰授殷天
下其位安施曰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曰皇天集命
維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俱顯言天者也臣之
賢奸均上帝所生國之興亡均上帝所主天帝何不只
生賢勿生奸只生賢以輔一姓之國母生賢以輔易姓
之國乃紛紛顛倒預爲始興之地預爲速亡之地可以
不祚者天或祚之應祚者天或不必祚之此其反覆變

還○天○帝○之○狠○心○太○甚○幻○局○亦○太○甚○何○爲○而○至○此○大○亦○無○
以○自○答○矣○世○事○至○於○天○亦○無○以○自○答○而○人○生○之○恨○復○何○
處○開○口○何○處○遣○懷○哉○原○之○立○題○洗○題○於○是○乎○盡○之○矣○其○
中○隱○指○項○襄○子○蘭○復○有○二○端○焉○通○篇○歷○不○滿○於○帝○王○聖○
賢○而○獨○專○取○少○康○不○厭○重○複○初○言○逐○犬○再○兩○言○秉○季○德○
者○美○少○康○之○能○中○興○也○武○丁○周○宣○不○乏○中○興○何○弗○之○及○
以○少○康○遺○腹○幼○齡○又○近○依○他○方○中○興○爲○最○難○也○原○之○意○
在○望○項○襄○之○復○仇○故○屢○以○少○康○殺○澆○爲○美○也○康○旣○失○國○

猶可再起。襄擁全楚。夫何難哉。篇中用複多。屬興亡之
故。乃於象而亦兩言之。首曰。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
其求而終身不爲改。再曰。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
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此痛斥子蘭之隱語也。原阻懷王
以母入秦。子蘭堅勸其入。遂死於秦。是害懷王者。子蘭
也。與象之謀殺舜一也。項襄立而仍用子蘭爲令尹。不
正其陷懷之罪。而反欲仗其扶楚之才。天下事有倒置
如此哉。然古已有之矣。舜之庶弟有例存矣。用複之妻

以隱如此合三大段四無可答與隱指之兩端以讀天
問而後天問之憤情始出始末之錯綜始直否則愈讀
而愈晦祇見其可疑愈解而愈亂莫尋其條理正不如
付之不解也姑藉口曰吾以不解解之卽爲善讀之法
辭可也

聽九歌

九歌章法句法咸變而用短前槩援神後三段專言鬼
王逸謂楚國南郢沅湘間其俗信鬼好祠每作歌樂鼓

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上陳祀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冤結，託諸諷諫焉。是逸之所謂九歌，皆原新作，非彼俗人之舊詞也。朱子謂詞屬巫覡，原見其鄙俚，去其太甚，爲更定之，則九歌皆屬刪改舊詞，非原獨創。與逸言異矣。余謂九歌之名，自古有之，非楚俗之歌也。稽原之邇古曰：「起九辨與九歌。」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又曰：「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固自明言之。茲之有作，如後人擬古樂府。

代古樂府。因其名而異其詞。云爾。不可以云。禁。何云。
王逸與朱子總因九歌語皆祀神。難解其故。不得不迴。
諸俗人因不得不迴諸巫覡。以不敢謂皆原之祀神。因。
不敢謂稱余之靈。卽原。又不敢謂稱靈之靈。卽神。旣以。
靈專指屬巫。復以余倏指屬巫。倏指屬原。夫騷經諸篇。
言靈何限。原自命曰靈均。稱君曰靈修。將皆巫乎。橫大。
江兮揚靈。身旣死兮神以靈。原明以靈爲神靈之靈。何。
得一字兩解也。同一余吾之字。忽爲巫言。忽爲原言。更。

何解也。且祀神卽原之自祀。諸神之名亦卽原所自拈。并非專屬楚俗之神也。試以原言考之。懷椒糈而要百神之備。降非原之自祀乎。神旣百矣。九歌之諸神何必不在其內乎。遠遊之入帝宮。召玄武後文昌。遷署衆神。則東皇太乙。雲中君。東君。大少司命。固悉包之。若夫舞馮夷之爲河伯。二女御湘靈鼓瑟之爲湘君。湘夫人。神奔鬼怪之同於言山鬼。言殤魂。何一非原之屢道。當其未被頃襄所遷。未至沅湘以前。固已寄慨如此。必曰遷。

後別見楚俗楚神而始及之乎。九章亦曰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可謂皆楚人之事神非原之欲質於神乎可謂皆巫之事神非原自事乎以原之言神而專謂借事神以比事君亦非也。原不得於君故設言求庇於神其如神之亦不我顧不我庇何哉。因神道慘蓋賦意居多比意居少焉。舊註謂太乙至河伯皆爲人慕神之詞寓已愛君之意。山鬼陰賤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以鬼喻已而爲鬼媚人之語此未盡知原也。原於下篇國殤禮寬

俱以鬼言實自矢於一死不得復爲人矣此非以人喻
 君也嘆已之將殊於人類也望於神而不獲庇不得不
 自甘爲鬼也爲鬼而悟君之念絕矣尙不獲與人親況
 與君親乎山鬼通篇純屬鬼語舊註乃以前半屬鬼後
 半屬原情何由憐乎魂魄毅兮爲鬼雄長無絕兮終古
 兩從鬼中自揚其聲價不復問君之悟不悟也國殤之
 專言戰者頃襄不能復父之仇故原之志欲一戰而死
 也其寓意之最明曰挾秦弓欲奪秦之弓以爲我用也

戰不言勝、而言敗者、悼遼懷王與秦戰敗之往事、以九名、當止於山鬼、既增國殤禮魂、共成十一、乃仍以九名者、殤魂皆鬼也、雖三仍一也、山鬼之悲、國殤之憤、視前訴神爲倍鬱、乃禮魂以寥寥四語、致其贊詞寂然、安之似無可悲、無可憤、無可訴者、蓋魂不能不滅、無繇悲、無繇憤、無繇訴矣、吞聲之視、放聲慘更甚也、此前言神後言鬼之淺深次序也、若夫諸神臚列、對待之確分、甚整、次序之遞進、互殊、亦有宜繹者、太乙雲中君爲天

界之神。湘君、湘夫人爲地界之神。大司命翔下空桑。少司命滿堂。目成均以天界之神與地界之人相接。大司命之高馳冲天。少司命之夕宿帝郊。又從地界均歸天界。雖曰均歸而人命有當與爲民正。又從天界之上專司地界之事矣。東君復屬天界之神。河伯復屬地界之神。其確分之整如此。至於每換一神輒添一恨布置有意。在吐有法。太乙曰將愉曰樂康。未嘗悵神之愁也。雲中君既雨而遠去。乃費勞心之懃懃。視太乙怒矣。湘君

夫知誰留不爲我來孤負集芳之舟固缺望其忍離去
人已聞其召且見其來似不憖者又被他人所迎令費
力勞宣之築倍於集芳之舟置諸無用何能不較湘君
而倍缺望乎大司命不顧人之壽夭以相疏無情而忽
於我少司命獨與余今日成倏而來兮忽而逝以相親
有情而又忽於我東君之高翔難追苦於不得近也河
伯之交手遽別得近而依然不得近也嗟乎原之情緒
萬端不得不一死以就鬼界矣祇堪親鬼無繇復親神

矣。以平生所欲語神親神者。轉爲鬼之欲語人。欲親人而已。不克親諸尊神。但親戰鬼而已。不克禮神靈。但禮鬼魂而已。爲雄無絕之揚。鬼聲價也。是鬼之仍可等於神也。是其全歌中悲中取壯之結局也。合觀九歌之次第。而非因楚裕。非因楚神。不昭然乎哉。

聽卜居漁父

二篇均以問答立體。其遣詞則較之他篇最顯且淺。而其寓意則較之他篇倍淒以深。離騷一質靈氛。再質巫

咸曰已先禍往見太卜之旨然靈氛之言曰九州
何懷故都直以擇君去楚告巫咸之言曰勉升降以上
下求矩矱之所同終之曰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
未與禍以法古俟時告雖原不能從而荷靈氛巫咸之
相辭珠爲不薄太卜則曰龜策不能知此事竟付之不
告矣不復相憐矣夫至神靈不肯憐不肯告復何望於
人哉此一淒深也漁父之淒深又有別意焉以原之抱
忠下之不見容於同列上之不見諒於君王內之不見

信於其姊所仗隱流之士決以皆濁皆醉爲非以獨清獨醒爲是庶幾舉世之內猶有一人代其伸冤代其明志乃漁父所言亦欲其在清濁醉醒間也原以古聖爲依以依古聖爲得中正漁父而不言聖人則已旣言聖人矣專曰與世推移是原所依之聖舉未聖所得之中正非中正也從來手難兩畫足難兩跨半清半濁半醉半醒何堪置身於以玩世則可若以事君可乎哉迨再申本懷而漁父堅持前說作清濁之歌而去不復與言

嗟乎舉世竟無知已。至欲少自辨白於隱流而亦不得。辨白也如此。啞口豈復可堪耶。原之拈此二篇。殆以龜策之不肯告漁父之不肯復言。合爲一轍。以鳴其孤慘。蓋措詞之顯淺。立意之淒深。如此意外之意。尤有進者。龜策旣不能知此事。則吾不得不自行。吾志是吾之所卜不待卜也。漁父雖不復言。而歌中用清水濁水則殊歸之於濯。則一皆濁之世。豈知濯者纓濯而纓清足濯而足清。依然藉獨清爲快志矣。是漁父之歌終同於我。

之言不待其再與吾言也。此屈之借旁譎以自明也。賓戲客難解嘲，皆從原二篇而出。然自明纚纚意盡詞中。幾同互訟。以後息爲勝。詎如原之藏自明於旁譎。任說我非。益證我是。千古而下。槩未易知哉。若曰淺顯爲宋賦作。倘其不知騷彌甚。

聽九章

九章次第。舊首惜誦。次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朱子謂原旣放。思

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全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余從九章中、詳稽其歲月、自非一時所作、然既有歲月、則九章之次第、自當以何歲何月爲先後、王逸原本、殊爲淆亂、朱子因之而未改、余以詳稽、遂爲更定、惜誦之後、次以思美人、三抽思、四涉江、五橘頌、六悲回風、七哀郢、八惜往日、而以懷沙終焉、惜誦之決、當爲首、非屬漫然者、以其開口自道、從來忍惜誦言、遂致抑鬱憂愍、今始發憤抒詞、則九章之以此

爲首篇。次第當有繼作。原固早定於胸中矣。且於首篇
旣命題曰九章。是未有文。先有題。原所自輯。非後人之
輯之也。失原所自輯之次第。後人亂之耳。然歲月可考
也。惜誦之結曰。願春日以爲糗芳。是惜誦作於茲歲之
冬。而預計明春之欲行也。欲行而未行。故曰。謂女何之。
曰。曾思遠身。尙未定其所之。與遠身之地也。思美人曰。
路阻。怵然欲行。不敢行焉。曰。開春發歲。則前之願春日
者。茲屆期矣。曰。遵江夏以娛憂。指出所之與遠身之地。

名矣。然但曰將蕩志而愉樂，猶未遵以往也。結曰：獨憺
憺而南行，息彭咸之故，亦只拈出所向之屬。南未再指
地名，此殆其初行耶？拈思曰：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
動容。又曰：望孟夏之短夜，則是繇春以後，孟夏迄初秋，
俱在途間也。曰：泝江潭，迤水而上也。曰：宿北姑，又止而
未遽泝也。涉江曰：將濟乎江湘，則既宿之後，復泝以行
矣。曰：欸秋冬之緒風，則在舟間者，繇秋而冬矣。曰：上沅
則泝之之區矣。又曰：宿辰陽，曰入浦澈而遽廻泝者，復

暫止矣。橘頌則其冬候。邇邇之所見。卽物生感者。其曰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固是歲於此終矣。悲回風曰。歲忽
忽。其若頽明。言是歲之終。而其云。觀炎氣之所積。悲霜
雪之俱下。又合是歲之夏秋冬。總言之。以誌夫途間舟
間之愁。況焉。首篇作於被放初年之冬。思美人。抽思涉
江。橘頌。悲回風。作於被放次年之四季。蓋一一可考。如
此。其第三年。則有卜居。旣放三年之確證。漁父之行吟。
澤畔。枯槁。憔悴。自厲。第三年以後。其曰。寧葬魚腹。則焉。

將死前之決意明矣。九章不詳及第三年以後而於哀
郢曰放九年而不復正以有卜居漁父之二篇在故九
章中可略而不言也以彼詳爲此略布置之妙如此此
豈後人所輯哉哀郢旣屬九年作而其事其景皆屬追
遡被放之次年其云仲春東遷則思美人之云開春將
遵江夏者至仲春始實行也紀仲月復紀甲日九年後
追遡之詳歷歷不忘蓋因上官之再讒爲頃所逼逐使
遷非原之自遷也痛心之苦安得不詳數確憶哉遵江

夏以流亡、卽惜誦之、遵江夏以娛憂、彼係虛談、此係實事、耳發鄧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上洞庭、背夏浦、登大墳、皆九年前、泝江上、沅之實景、抽思之泝江、潭不詳言之、涉江之上、沅亦不詳言之、而以一步遠一步一程隔一程、獨詳於此、似遞補前略、似總收前篇、九章雖非一時之作、而其作法、有意於布置、夫豈苟然、惜往日顯言追遡、則又九年以後之作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明言投水、惜壅君之不昭、又不忍卽投水也。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離君之不識。則明言九章之辭未畢。又且待畢而死也。屈原以惜往日爲九章之第八。固已自言其次序顯然如此。後人乃昧之。素之何耶。世傳原死在仲夏之五日。懷沙曰滔滔孟夏。汨徂南土。此就死之前一月所作。太史公曰。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則九章之宜終於懷沙。以原之死期與太史公之言合攷之。足以決矣。舊本槩以悲回風終焉。抑何誤也。悲回風曰。悲申徒之抗跡。負重石之何益。於歷數古人中以徒。

投水爲太急。與其後自忍沉流之念不同也。九年以前未嘗不矢死而不肯急於卽死。迨九年以後無可如何而不得不死。知此則九章之次第安得以悲回風之不肯死者反居其終耶。其總命名曰九章也。謂藉歷年所作以章明已志也。王逸曰章者著明而未暢其義。請以九篇攷之首稱惜誨悔夫早未自章也。結曰重著以自明及今而務求章也。曰陷滯不發曰沉菹莫達曰願自申而不得曰固將重辱而終身曰心戰羈而不聞。

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曰慙光景之諷，
兮身幽隱而備之。曰惜靡君之不昭，曰鬱結紆軫，曰冤
屈自抑，均嘆夫不得自章也。曰結微情以陳詞，曰初吾
所陳之耿著，曰道思作頌，曰介耿志之所感，今竊賦詩
之所明，曰昭彭咸之所聞，曰願陳情以白行，曰情寃見
之日明，均務求章也。其曰情與質信可保兮，菴居蔽而
聞章，又曰章畫曰矇矇，謂之不章，更屢經明點章字矣。
如謂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是以章字爲章句。

之章將原之自命自言者反無憑歟。

聽二招

王逸謂大招係原自作。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未嘗確然歸之景差也。晁無咎則稱大招古奧其爲原作無疑。太史公曰讀離騷招魂悲其志。似乎招魂亦併屬原作。不專指爲宋玉也。前之人未專決之後之人何繇堅定之。徒曰未有魂而自招者。烏得不歸諸他乎。夫原不曰魂一夕而九逝乎。逝矣何得不招。原不曰道思作頌。聊

以自救乎。自救矣。何諱。自招。余謂二招之與。似屬原。有數端焉。大招之終曰。尚三王只如此。大本領超夏商周。而欲爲二帝之治。非原不能道也。原之作懷沙曰。孟夏使諸弟子招之。必當從死。月以立言。今二招之辭俱在。大招發端曰。青春受謝。春氣奮發。招魂之殿末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均不及夏月。讀九章曰。願春日曰。開春發歲。曰。仲春東遷。原之被放。實以春候。蓋當出門之日。卽爲決死之期。魄存而魂散。久

矣。夫是以指春而兩自招也。是則以時日證之而似可
定其爲原作也。景差他文無多可見。縱有摘藻之手。未
能如原之學。宋玉則九辨堪稽。讀九辨者以爲悲原而
作其辭多言秋。蓋原死於夏。故其弟子之感懷從秋也。
九辨言秋者四。又曰收恢台之孟夏。則固明從夏以遡
死矣。因九辨之言夏秋而愈知二招之言春似屬原所
自作也。離騷共二十五篇。今合首騷遠遊天問卜居漁
父九歌九章只二十三耳。九歌雖十一而當日定之以

九無繇折爲十一。則於二十三之中。再合二招。恰足二十五之數焉。是又以篇計之。而愈似乎原之自作也。必曰二招屬其弟子所作。將招之於死後耶。何以不遯死月之屬夏。而槩言春。將曰招之於生前耶。旣疑招魂爲不祥之語。非原所肯自道。乃以弟子事師於師之未死。而遽招其魂以死事之耶。其爲不祥。又豈弟子所敢出口耶。此余所以於續離騷。槩去之。而只畱二招也。以二招之似出於原。有此數端。足以合於王逸太史公之言。

也。然余所繹二招，尤在其用意。不知其用意，卽以爲原之自作，無益也。知其意，則卽歸之景差、宋玉，仍如原之自作也。世之讀二招者，各從私好，以爲優劣，定評未有屬焉。朱子謂大招勝招魂，以其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天道之屈伸動靜，粗識端倪，國體時政，頗知先後。楊用修謂招魂豐蔚濃秀，王元美極服此論，以爲足破宋人眼耳。則小招勝大招矣。世之喜理勝者，多從宋。喜詞二者，多從楊。然二招佳處，實不在此。作者當日，別有暗

藏之關竅。至莊之論。至艷之語。皆從至慘之中托出。葉層疊以致其愈慘。意不在矜莊鬬豔也。若謂大招詞遜小招理遜。古人豈不竊笑哉。其間一字落紙。萬淚盈掬。與二十五篇來歷相對正。反相鉤。發想布序。步步相因。必不可移。倘可移。以招他人爲忠魂通用之套。則理雖莊。腐理耳。詞雖艷。浮詞耳。慘痛何在。故不將二十五篇一一對勘。不足以讀二招也。試從大招先揭之。朱子所許大招。在頗知政體。觀其末段。先孤寡而後及人。

阜昌不首無告無以惠衆民也。先一邑之人阜昌而後
及萬民。理不繇治國無以平天下也。阜昌必本之田疇
畛不重農使可富無以保昌也。萬民理必歸之尙賢士
不仗賢無與共理也。賢士尙而後俊者傑者直者始皆
爲吾用而又亟言誅譏罷譏罷之小人不誅則苛暴不
得禁德澤章者將復晦。賢俊進者將復阻。人阜昌者將
復殘。萬民理者將復隔。流澤何能終施乎。三公九卿何
得晏然無事修禮射之雍容乎。又烏在其爲能追三王

于此真經濟先後燦然心手。豈但頗知而已。余所推許
於對勘一一可攷。則末段之政體確有相因者。因夫傲
朕辭而不聽。戒六神與嚮服。命咎繇爲聽。直故招之曰
聽若神。因夫終不察民心。上無度以察下。莫察余之衷。
獨章壅而蔽隱。身幽隱而蔽之。何壽夭。今在余故招之
曰察篤天隱。因夫忠何辜以遇罰。好蔽美而稱惡。故招
之曰賞罰當。因夫賢士無名。故招之曰尙賢士。因夫誹
俊疑傑之庸態。仗清白以死直。故招之曰舉傑壓陞。俊

傑執政直羸在位。因夫屢言堯舜。屢談夏商周。追前王之踵武。故招之曰。尙三王。如此對勘。而後知政體理解之非腐。所招之非泛也。且豈惟末段。卽從開口。以及中間。亦無非相因焉。因夫方仲春而東遷。爲見放之始。故招之曰。春氣奮發。魂無逃只。因夫騷之首篇。言往東西。南北遠遊。亦言往東西南北。故招之曰。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首騷與遠遊。極言東西南北之可樂。以明楚國之不可居。此則極言東西南北之不可往。以明楚國之不可往。

歸○莖○草○以○相○反○爲○相○因○無○一○字○不○切○矣○至○於○原○所○嘆○者○
陳○志○無○路○志○沉○婉○而○莫○達○何○不○變○此○志○亦○非○余○心○之○所○
志○糾○屈○心○以○爲○纏○抑○心○而○日○強○心○轉○羈○而○不○開○屈○心○抑○
志○心○煩○慮○亂○意○荒○忽○而○流○宕○故○招○以○還○志○究○欲○心○意○安○
只○更○以○相○慰○爲○相○因○亦○無○一○字○不○切○焉○其○招○之○以○飲○食○
聲○色○宮○室○園○囿○花○木○禽○鳥○又○豈○無○因○而○作○此○不○入○耳○之○
談○輕○相○褻○賣○哉○因○夫○申○椒○爲○糧○籬○菊○爲○糗○飲○露○餐○英○瓊○
羞○瓊○粳○餐○六○氣○飲○沆○瀣○故○以○飲○食○招○之○因○夫○思○音○樂○之○

博衍九歌亦多言音樂故以聲音招之。因夫屢言求女故以女色招之。因夫貝闕朱宮紫壇故以宮室招之。因舉矢射狼故以宮室又帶田獵招之。因夫畱意衆芳故以菰木招之。因夫比翼黃鵠擇媒鳳凰故以禽鳥招之。招以飲食共四段多於音樂之二段者。因夫二十五篇之言飲食較多也。招以女色凡五段多於飲食之四段者。因夫廿五篇之言求女尤多也。廿五篇之言花木亦多矣。不以爲諸招之終而終於禽鳥者。因夫言芳憚其

變化有所不足。待言禽鳥則鸞皇爲余先戒。鳳鳥
日夜鳳皇翼其承旂。惓惓乎其永望之。永待之也。此相
因中分多寡分首尾之妙也。然原之談飲食極於修仙
談音樂極於海外談女色寄之上古多屬世外之事而
招之祇在世中何足邀其盼睐草木之未易誇禽鳥之
未易託復不待言矣。於是因其寧隱閔以壽考復招以
保壽命從飲食以至宮室中專取宮室而申之曰居室
定只飲食可儉音樂女色可却草木可不植禽鳥可不

蓄居室終不可少也。既居於楚都，何得不出輔楚國？故
亟接以末段之莊語也。朱子詆其前言東西南北，近於
神怪，中言飲食諸項，陷於逸欲，豈作者不慮夫千載下
有如是之詆之者，乃竟不避耶？有因之談至慘至痛，正
在於旁言之不專在於莊言之也。況夫文字之妙，由淺
入深，由翻入正，以其所不屑從，招其所當從，自宜曲折。
若使朱子操觚盡刪其前半，只畱其末段，將何以爲騷
賦之風致耶？文體既乖，慘情安屬耶？知其相因，則大召

因○廿○五○篇○而○生○者○也○小○招○又○因○大○招○而○變○者○也○大○招○前
屬○旁○意○末○屬○正○意○小○招○則○開○口○曰○服○義○未○沫○至○此○盛○德○
頌○原○之○正○意○兩○語○盡○之○矣○其○言○四○方○與○大○招○同○而○添○出○
上○天○下○都○則○變○蓋○原○於○首○騷○遠○遊○皆○喜○言○天○上○之○四○方○
與○世○外○之○四○方○大○招○僅○以○人○間○之○四○方○阻○之○恐○魂○且○謂○
往○天○上○自○勝○人○間○卽○入○地○下○亦○且○避○人○間○何○肯○回○首○誠○
知○夫○天○上○地○下○之○四○方○苦○又○倍○焉○則○處○處○不○可○往○不○得○
不○受○招○矣○不○得○不○入○修○門○反○故○居○矣○同○中○添○變○之○深○妙○

如此。以下宮室女色飲食音樂諸項。俱全襲大招之旁。
意未嘗一變。乃遽爾便止。於末之正論。反不之襲者。何
也。所以避腐也。所以明慘也。本領之巨學問之深關係
國政者。大招末段。已經道盡。無可復加。若再衍襲。祇有
墜腐而已。安得不避哉。明慘之妙。專在飲食宮室女色
音樂之末。歸之於造新歌。揚阿激楚。結撰至思。同心賦
些。夫歌賦何足以爲慘。而慘極正在此。蓋棄原者楚之
主上也。招原者帝也。開章曰。上無所考。此盛德則主上

之○棄○原○於○不○知○考○付○之○無○用○者○帝○雖○招○之○亦○無○繇○臨○之○
上○之○復○用○之○也○是○以○不○敢○○其○得○先○孤○寡○得○布○阜○昌○也○
不○敢○望○其○得○章○德○澤○得○理○萬○民○也○不○敢○望○其○得○尚○賢○士○
舉○無○俊○誅○譏○罷○也○不○敢○望○其○得○脩○三○公○九○卿○修○揖○讓○尚○
三○王○也○但○留○不○死○之○身○以○同○作○賦○母○急○爲○忠○鬼○聊○長○爲○
文○人○乎○大○招○國○家○之○公○言○也○小○招○一○身○之○私○言○也○乞○
命○於○天○以○姑○稱○文○人○則○私○言○之○慘○於○公○言○也○其○襲○大○招○
宮○室○諸○項○不○變○中○之○微○變○又○有○可○指○者○大○招○以○飲○食○音○

樂女色宮室花鳥明分爲六。各不相雜。小招於宮室中。
卽雜以蕙蘭之花。併及於服玩於女色中。雜以洞房射
幕之復爲宮室。再以高堂壁板梁楸檻屏戶籬申宮室
之詳。又以芰荷紫莖蘭樹。仍雜花木。焉於飲食中。首言
室家。遂宗連上宮室。於音樂中。首言肴羞。未通連上飲
食。又連雜女色。而所重全在歌賦。因夫原之廿五篇。皆
仗歌賦以明心道。思作頌。聊以自救。故莫如招之以詩
賦也。此小招變大招第二段之音樂爲末段之音也。大

招詳於飲食女色。小招以變爲末段。故詳於音樂。大招
之音樂。亦言詩賦聽歌。其語未詳。其意未慘。蓋視音樂
爲旁意耳。小招視爲正意。故專於詩賦詳言之。慘言之。
曰。是新歌。曰。采菱陽阿。曰。飲謳。又終之結。撰同賦。詩賦
有詳有舊。有獨有同。此其詳言之也。詩賦之終於同賦。
老聊以自救。而道思不如衆人之共招共救。而代爲道
思也。於歌中兩言激楚。殆悲音哀調耶。曰。發激楚。又曰。
激楚之結。殆悲音哀調之自爲始終耶。人有所極。殆窮

極之謂耶。此慘言之也。尤慘尤深。專在屢言飲酒。原方恨夫皆醉。併不依夫。豈醺豈肯爲酒人哉。蘇飲酒之沉。日夜而結撰作賦。蘇紹撰同賦。而又醉飲盡歡爲文人中之酒人焉。徒爲酒人。魂所不屑也。爲文人中之酒人。或魂所肯從也。無可如何。不得不以文人中之酒人自命也。以可免漁父之譏。而仍與彼皆醉者異也。聲樂飲酒之中。言象碁六博。言梟卒五白。詳稱博奕招之以愈低愈瑣之事。正是愈慘。夫固曰不妨消遣遊戲焉耳。亦

詩賦之旁助焉耳。此其不變而微變之深妙也。旣以音
樂爲終，而一切大招之正論，用入行政，均不之及。自難
於收局。乃以亂曰一段，拈出君王田獵，無人護衛，仍是
正論歸宿。夫田獵猶仗護衛，況用入行政諸大事乎？一
句之中，藏却無限深旨矣。以不襲正論，不露正論爲理
深。此千古所未易窺。而曰小招理遜乎哉？必曰大招詞
遜。飲食六項中，字字雕琢，尤爲易攷。果屬何句不逮小
招耶？甚哉後人之不深於讀古，而輕於詆古也。請詰後

人曰如何而爲大招增詞如何而爲小招增理有能就
筆添入一句者許其直言吾應呼古人願安承教